



省圖書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舊書
000106

丁
10711
7
6

蘇
軾
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蘇

東

坡

集

六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奏議集

卷十三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批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今來未敢支賣。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策府元龜并北史。今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饒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攬撈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陪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

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卻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路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刪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鋪。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遺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卽權場之法亦可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爲詞。卻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

請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爲過當。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薄責。至爲末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曲從官。吏苟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詰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一 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舶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卻搭附閩商徐積。船舶入貢。及行根究。卽稱是條前發舶。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猶執前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貫實與無同。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

貼黃。據陳軒所奏語錄。卽是高麗知此條。

一 今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內有敕式。若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爲策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會爲罪。未委敕式有何體例。一槩令買。

一 近日館伴所申乞爲高麗使買金箔一百貫。欲於杭州粧佛。臣未敢許。已申稟都省。切慮都省復以爲罪。切緣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爲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箔。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出爲詞。更

不令收買。

一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謂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旨。特爲抄寫。尤爲不便。其狀臣已收往不行。

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奏聞。元只作臣意度拒絕。兼自來館伴虜使。若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即須一面說諭不行。或其事體大。即候拒訖密奏。今陳軒等事事曲從。便爲申請。若不施行。即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己而怨朝廷。甚非館伴之體。

右所有申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事。並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爲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進止。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子譜。褻瀆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答之。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稟。而軒乃爲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尙書省劄子。二月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爲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爲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豈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爲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躡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有一項所買策府元龜敍兵雖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曆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買爲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爲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爲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爲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爲當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來朝旨。止爲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接續收買。譬編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不可也。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前連元祐七年十一月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去歲扈從南郊。親見百姓父老。瞻望聖顏。歡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復見仁宗皇帝。臣尋與范祖禹具奏其狀矣。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

祖禹所編仁宗故事。尋以上進訖。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卽須行其實事。乃可動民。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陛下主張決行。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謹味萬死。再錄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詳覽。若謂所損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卽乞只作聖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卽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勘當取進止。

貼黃。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意。有可施行。欲乞內出指揮。大意若曰。祖宗舊法。本不收五穀力勝稅錢。近乃着令許依例收稅。是致商賈無利。有無不通。豐年則穀賤傷農。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後不問有無舊例。並不得收五穀力勝稅錢。仍於課額內豁除此一項。臣昧死以聞。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

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會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繇。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

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獯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絕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

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祗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燼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祗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賈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攷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覆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卽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

殯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謂於法應贖者。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爲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值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爲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口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啓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卽無更令官吏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啓文字。求知公卿。此正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

若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子產不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當。准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上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充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寬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

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爲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爲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

不及從善如轉圓。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殤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爲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

一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竄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怨讟者。意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爲謗訕指斥乎。慶基以他人之詞。移爲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

一慶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尙書省勘會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貧下行人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

一慶基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後來姓曹人卻來臣處昏賴爭奪。臣卽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尙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

訖其田依舊合是臣爲主。牒臣照會。臣愍見小民無知。意在得財。臣旣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卻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仍亦申尙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遣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

一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卻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驗。

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旣不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姦妄。而罷黜其人。臣不當一一辯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上煩天聽。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摺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聞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子史書出。唯不得於老莊子出。如於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亦聽。謂如引試治詩書舉人。即聽於易春秋經傳出詩賦論題。引試治易春秋舉人。即聽於周禮禮記出詩賦論題之類。臣竊謂自來詩賦論題。雜出於九經。孝經論語注中文字。浩博。有可選擇。久而不窮。今詳上條。止得於子史書出。所取者狹。雖聽於經書出。又須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如是在京試院。分經引試。可以就別經出題。至如外州軍只作一場引試。即須回避。只於子史中出。恐經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詩賦論題。許於九經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稱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爲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有不知以爲進退。於忠厚之風。不爲無補。取進止。

申省議讀漢唐正史狀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顧臨趙彥若狀申。昨准內降宰相呂大防劄子奏。臣每旬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指揮講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帙。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即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卷十四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廉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

人作而萬物觀。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弈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弈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

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

元祐八年十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小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張全。一年之間。持杖入庫。前後盜銅鑼十二面。監官明知。並不申舉。又有帳設什物庫子軍人田平等。二年之間。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餘兩。恣意典賣。軍城寨人戶採斫禁山。開耕爲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勝。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不安安居。臣到任以來。備見其事。然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件張全田平等。皆以付獄。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舉覺。依法勘斷。張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者。別作擘畫處置。申樞密院。次開櫃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其餘並走出州界。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亦稀。臣近令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逐官回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修葺。蓋是元初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點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敞。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法。乞取斂掠。坐放債負。身旣不正。難以戢下。是致諸軍公然飲博踰濫。三事不禁。雖上禁軍。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發。其太甚者。無以警衆革弊。已體量得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個月。前後斂掠一十

一度計入己贓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既目覩媮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卽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溼。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司準備。卽當供奉官石耳。躬親再行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本等。並同外。又據本官檢料。更合修蓋營房一十六間。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八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合行修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并合添井眼。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準備卽當供奉官石耳檢料。更合修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錢。又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爲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件營房。不可不於今年秋冬。便行修蓋。欲乞特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

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人匠節次不住修蓋施行。所有逐將及本司准備旬當官石异檢計到諸軍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度牒每道見賣錢二百貫文。今來所乞上件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到的確物料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十二貫二百五十八文欲乞就整支降。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緊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貼黃所謂軍政不修皆有實狀不敢一一奏聞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息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

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種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旣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趕趁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貼黃所有廳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連在前。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下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

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冉萬等捉殺北賊係熙寧六年朝旨廢罷後兼冉萬等不係兩地供輸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託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實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輒復拾用龐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卽擒獲不至忸怩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

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具一切仍舊若上戶添

差人數。卽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有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腳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事。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里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卽火急差急腳子勾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中拘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卽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叁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領充。

社中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卽不得衷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今參詳增損修定。

一 弓箭社人戶。爲與強虜爲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卽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賊盜。旣知逐社人戶勾上。村堡空虛。卽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困苦。臣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爲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戶。旣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戶。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貼黃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卽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卽非幸免。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

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卻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旣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旬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此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卽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龐籍奏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卽各據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

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腳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卽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卽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卽保甲司卻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尙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免其人。旣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大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卻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貼支保甲按賞錢爲五千貫。令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士氣。但臣不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軍。趨那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雇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相度利害。尋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可行。保明文狀在本司訖。

又

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略。大抵北虜近歲多爲小國。達靉朮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爲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朮保等國。及爲近年不熟。是致朔易武州皆有強賊。兼燕京東北白浮圖碓東惡山內有強賊一火。約五百十人。不住打劫。及又據北平軍申據。句當事人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二十疋。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乞食。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眞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近又訪

聞代州胡谷寨莎泉堡有北賊六七十人。劫掠本堡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人。及至捕盜官會。北賊已去。臨去說與鋪兵。我只有在你地分裏待更來打赤岸村。貼黃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胡容寨主。家書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以此數事參驗。顯見北虜見今兵困於小國。調發頻併。民不堪命。聚爲盜賊。雖鄰境多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虜自不能制。其餘波末流。必延及吾境。若邊臣坐觀。不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巡邏。則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決可使北賊望風知畏。不敢於地分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降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勘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爲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食。既非河水災傷。卽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罪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借借貸。雖已有成法。不煩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爲見朝廷昔年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願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緣爲姦。畢竟又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

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戶。人戶請納耗費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驅催。若得健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劄飢貧。奏乞法外賑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又況准條邊郡不得聚集飢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只有依條將常平斛。依價出糶。卽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勸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斛衰紐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糶。若不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本州。將十萬石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失陷三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而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行。卽許每斛於衰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過十分之二。仍給與貧民曆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戶頓買興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斛各減錢十分之二。卽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貸失陷。猶爲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卻得錢準備。今來豐熟物賤。卻行收糶。兼利農末。爲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詳酌。早賜施行。如以爲便。卽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寤實惠。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糶。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下。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口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戶。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賑濟。訪聞民間闕乏。少得見錢糶買。尙有飢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杲榮趙昇界熙寧八年糶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爲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充上軍人糧支遣。每月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下村坊客戶。見今實闕餼糧。其上等入戶。雖各有田業。緣值災傷。亦甚闕食。難以賑濟。況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戶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斛。依此保借。候向夫豐熟日。依元糶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飢年。人戶闕食。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卻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盡爲土壤。如以爲便。卽乞速賜指揮。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可以發脫得上件陳米斛石。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人戶必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爲糞壤。乞斷自朝廷。早賜指揮。入急遞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復勘會。今來所乞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戶人催納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行下。

乞降度牒修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

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宇牆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修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充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災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遞年。逐旋些小修補。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卽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欲乞依令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勘上件銀器。元朝廷給賜。以備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況所費錢數不多。欲望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副修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所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陋。理當完葺。蓋所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稱朝廷尊事嶽廟之意。

卷十五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線。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職。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辭向爲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萬餘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賞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匕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役。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見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諸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謁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爲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旣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尙袁熙。尙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尙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

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母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卽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會，豪命以爵秩，棋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習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憫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天。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躋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慙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臨。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

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元豐三年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祛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覺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祖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胸人。朱全忠礪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赦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轂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卽爲寒心。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

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藉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旣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旣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卽作賊收而用之卽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酌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酌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議論。致忤時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沒。臨終之日。召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諫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蘇東坡外制集

卷上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博學篤行。久聞於時。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於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太宰。益修厥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敕。朕承先帝之丕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懼不稱。而何敢有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於百工者。乃以諉於冬官。有事於斯。當識朕意。具官王克臣。奮自儒術。蔚爲聞人。歷帥諸藩。營佐事典。才有餘裕。所居見稱。比由宛丘。入奉朝謁。而司空長貳。艱於其人。茲命爾以舊官。仍兼內閣之重。勉率厥職。外以成爾繕治之勞。內以全予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家。爾賦政赤縣。而廉平之稱。達於朕聽。是用命爾。按刑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敕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刺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悃。無華。試於劇郡。吏民宜之。其卽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祕閣校理知福州

敕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於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爲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敕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強記。宏毅有守。剛而不犯。明而不苛。歷試中外。藹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爲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農。毋忽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敕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獨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於茲。民使其政。旣信之俗。必易爲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修前業。無怠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濛可兩浙運判官同前

敕具官蔡濛云以爾名臣之子進以儒術歷佐漕府治辦有成東西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寬且靜則民不媮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兗州

敕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於牧民尙勉來效以蓋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總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冢婦夫亡子夭惻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期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贈婺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

皇兄某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汝南侯

敕生分竹符所以廣恩於宗室沒享茆社所以寵綏其子孫眷予磐石之宗夙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敢忘某等生於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之風忠孝著聞蓋服祖宗之訓屬既尊於中外禮當極於哀榮命以廉車卽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慰九泉之思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澹可西頭供奉官

敕具官士瀛。汝宗室子。生於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求自試。蓋亦有志於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乎可。

童湜可特敕內殿崇班

敕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祇畏。以蓋前失。既更大眚。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祕閣福建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爲能愛民。惟知義者爲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

敕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

敕呂溫卿等。監司郡縣。其職不同。其爲養民一也。夫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今自部使者。移治一郡。其深念之。服於朕訓。以永終譽。可。

王誨知河中府

敕具官王誨。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

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敕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於上庠。既習其說矣。其往試之。可。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八人

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王宮。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無怠。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敕具官張禧。疆場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尙矣。爾既應格。則賞隨之。可。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敕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執宜之。詩不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

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諫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質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敕。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冲眇。丕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于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之志。施於還詔批敕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敕。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傅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間平之盛德。欲向之異材。皆湮沒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爲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茲永逝之悲。日月有時。窀穸告具。賁以旌旆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蕃官兀渥常等十二人覃恩轉官

敕具官某等。錯居吾圉。世濟其忠。矧茲臨御之初。豈有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祇服寵靈。益堅守禦。可。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康國太夫人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間。以勸能賢。賜高年之爵。以助養老。而況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薦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眉壽。可。

客省副使劉瑄知恩州

敕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振旅。以鷲勇爲上。承流宣化。以忠厚爲先。爾久練武經。本由才選。屢更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祇服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洛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敕官至持節。爵爲通侯。非我勳勞之臣。則必親賢之屬。豈云虛受。維以飾終。具官叔曹。生於高明。力自修飭。克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漳。夙爲重地。爰假一麾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可。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敕。蓋爾裔夷。憑險竊發。不時討擊。何以懲艾。爾能奮命。破走犬羊。何愛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敕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狄詒劉定各降一官

敕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卹民奉法爲先。今乃不然。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曲法受賂。收聚毫末。與農圃爭利。使民無所致其忿。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閑局。而公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寬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敕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旣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尙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敕劉元年尙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叔頗男旼之可三班借職

敕旼之。汝父無祿早世。緣母之請。以獲一官。其思所以克家事母者。惟敬毋怠可。

鮑耆年京東運判張响京西運判

敕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能人知其實。獨賴部使者爲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進之漕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惰吏。下無冤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太僕少卿

敕具官李周。僕臣正厥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藏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回。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爾者。豈特車工馬政而已哉。可。

范純禮吏部郎中

敕具官范純禮。嗚呼。惟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褻用。驥騄。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余希旦知濰州

敕具官余希旦。爾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余大眚。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往務忠厚。以安其生。可。

王哲知衛州

敕具官王哲。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

敕具官郭祥正。朕丕承六朝。陳錫四國。覃及方外。決于有生。矧余通籍之臣。可無增秩之寵。祇服休命。永肩一心可。

王崇拯可遙郡刺史

敕具官王崇拯。刺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牧守之任。今雖以爲勇爵。然非親賢勳舊。不在此選。爾入直禁省。出分虎符。兵民所宜。選寄滋重。有司言爾累勞當遷。益修厥官。以應名實可。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臯可三班借職

敕謝臯。汝自什伍。長積勞累。遷至一旅。極矣。今乃以去惡之功。獲補武吏。惟廉與慎。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郃贈使相

敕親親以藩王室。賢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況於死生之際。恩禮之重。國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郃。生於高明。克自祇畏。出就外傅。聞好禮之稱。退省其私。有爲善之樂。云何不淑。罹此閔凶。慰我永懷。豈無異數。袞衣赤鳥。寵均三事之臣。玉節牙璋。坐享專征之器。豈云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暇右班殿直

汝宗室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祇服朕訓。乃克終譽可。

克鞏遙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考其歲月。察其

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爽閣門祗候

惟我神考。篤二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楊繪知徐州

敕。楊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疏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陳薦贈光祿大夫

敕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顧瞻在廷一二臣外罔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毅木訥器遠任重密勿左右以責難爲愛君周旋藩輔以卹民爲報國淪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敕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約束監司守令使不得營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罷賦泉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當益申而嚴之使出力從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或端靜有守敏於爲政或直諫多聞志於仕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修厥官稱朕意焉可

沈叔通知海州

敕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孫向保州通判

敕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爲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鄧開朝散郎監邕州慎州金坑

瘴霧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答久勞。可。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敕。易稱中饋。爲家人之正吉。詩美羔羊。蓋鵲巢之功致。婦德有常。含章不曜。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內助之賢。從可知矣。王氏早服師傅。習聞詩禮。富貴而能恭儉。俯仰極於孝慈。令聞藹然。刑于宗族。其改封大國象服是宜。以稱我叔父之德。爲內命婦之法。豈不休哉。可。

劉庠贈大中大夫

敕。國以求賢爲事。士以得時爲急。士旣難進而易退。時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難。復見于今。具官劉庠。才備德博。器遠任重。逮事三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知其人。而剛毅朴忠。學不少貶。肆朕嗣位。疇咨故老。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當召用。命不少假。使九原而可作。雖百身其何贖。寵章異數。實于其柩。雖知無益。以塞余哀。可。

李琮知吉州

敕。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畏威懷賞之吏。均之于無辜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旣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惟更赦。不汝深咎。遷于一州。往深念之。廬陵之富甲於江外。使民安汝。朕則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敕。高士良。汝關習民兵。技藝超等。課以歲月。於法當遷。往服寵靈。益思來效。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

敕。生于富貴而無驕逸之患。終于祿位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具官叔遂。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蓋蒙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聞。以沒元身。是用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惇勸於宗室。下以寵綏其子孫。可。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涿州團練使

敕。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順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尙勉之哉。毋忝乃祖父。以爲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敕。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闈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暹可遙郡防禦使

敕。仲暹。居貧賤而有聞。易處富貴而無過難。凡我宗室。皆有位者。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于厥家。

有以考其行。日月其邁。爵秩當遷。朕不爾私。服之無愧。可。

韓維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敕。朕登進元臣。專以聽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貳。何以及此。具官韓維妻張氏。生于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之象。祗服明命。佑我老臣。俾無內顧之憂。專任仰成之寄。可。

卷中

司馬光三代妻

曾祖政太子太保

敕。書曰。臯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未見其人。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躋。衰衣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

恭儉使清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于幽夢。翟芾副筭。尙服享之。可。

祖炫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質諸鬼神。而不慚。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爲世範。言爲士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顏閔之行。事我仁祖。爲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爲天下之用。除既采民言。俾秉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胙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沒有無疆之休。可。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

敕。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于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

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某官某故母聶氏。早以淑艾。嬪于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張氏溫國夫人

敕。夫婦之好。義同賓友。勲瘁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生契闊。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師。歸于德門。克有令聞。從我元老。詞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庭。守德寂寞之宅。始終之際。無愧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其正名於大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恕將作鑿丞

敕。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濟知解州

敕。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爲百乘宰。論定而官不浮。則民服。汝長西師。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宜尙畀一城。以觀來效。敬之戒之。毋失朕命。

李承之知青州

敕。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勝。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

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可。

韓維三代妻

曾祖處均燕國公

敕。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著在圖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爲三壽之朋。逮予繼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甚文而靖。既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尙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忱惕。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世。非其淵源深長。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內有鴈鳩均一之助。亦安能奕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李氏。育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藻之薦。敬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無斁於世。今其蒞政責任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可。

祖保樞魯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思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褒顯前人。具官某祖某。躬服仁義。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于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遺

風未遠。故吏尙存。逮茲續承。繼用耆哲。朕既恭默思道。垂拱責成。與其寵祿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可。

祖母郭氏周氏贈魯國太夫人

敕。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願推鴻恩。光顯先烈。維考維妣。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祖母某氏。德稱閨闈。化及宗黨。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翟衣之盛。由子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爾周公之履。以熾韓氏之祿。庶其有知。服我新命。可。

父億贈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貢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可。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敕。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故母某氏。族爲士望。

德爲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可。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敕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于人。而況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芻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蘋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句中岳廟

敕趙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爲而汝爲之。朕惟羞汗搢紳。重置汝于理。其退處散地。以勵風俗。可。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

敕具官某爲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作也。惟虛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虛。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仁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僞。孫昌齡岑象求。改云端靜。有守。惻愍無華。奉使歷年。吏民宜之。其悉乃心。施于有政。不侮鰥寡。毋擾獄市。稱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敕王子韶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選也。朕有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以爾子韶博聞彊記。老而能學。以爾尹果藝而達。知無不爲。各率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敕。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奇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北海郡王

敕。夫以三公之位。冠諸侯王之爵。元勳盛德。有不能兼。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極。則朕豈以此授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於高明。克自抑畏。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貴窮人爵。而無驕佚之譏。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所賢。日月有時。窳窳告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獨慰九原之思。蓋將勸庶邦之義可。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朕爲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馭百官。內外雖異。愛無差等。皆欲其處無過之地。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人無間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詳練。砥礪廉隅。有搢紳之風。祇畏簡書。無戲怠之色。歷歲滋久。積勞當選。考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朕不汝私可。

宋滋可右侍禁

敕。宋滋。疆場之臣。所以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者。以朕爲能卹其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爲

吏士之勸乎可。

鞠承之可秦州通判

敕鞠承之。自恢復西鄙。秦爲內郡。宿兵之衆。有損於前。而遠輸之勞。至相倍蓰。軍政雖簡。民事爲重。監郡之職。專在養民。有司擇材。曰汝可使往辦。乃事無忝所知可。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敕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聞。擢置要劇。衆以爲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慮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車里門。澣衣子舍。豈非搢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革可廣東轉運判官
敕某官某。朕卽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者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襲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治狀。達於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敕童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譔其輿尉。今汝黃髮黧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

敕單可度。在官滋久。更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往祇寵命。益務廉平可。

智誠知宜州

敕智誠。蠶下裔夷。譬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爲患。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民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張仲可左班殿直

敕張仲歲之不易盜賊屢作。爰設勇爵。以勤追胥。爾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其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敕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之輕犯。而貴近之間。尙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詖行。毒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于朕聽。考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尙或瑾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爲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爲者。何爲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可。

陳侗知陝州

敕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願爲一郡。以卹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爲九卿。貳出爲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可。

傅燮知鄭州

敕傅燮。鄭廢爲邑。復爲右輔。經營繕完之勞。民旣告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政。屢試有聞。往任其事。寬信以御民。強敏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姚居簡押木棧上京酬獎轉三班借職

敕姚居簡不煩民力而辦官事會其所運罕所失亡可

賈種民知漢陽軍呂升卿通判海州

敕賈種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弃往服寵命益祗厥官可依前件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敕具官張世矩高平故地夷漢雜處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惟威與信並行德與法相濟則種落內附民安其生以爾習知邊情克有武略賦役之美歷年于茲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練之兵易使無改乃舊益觀厥成可

劉誼知韶州

敕具官劉誼汝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爲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

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繇。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譴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權。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尙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許懋祕閣校理知福州

敕許懋。七閩之會。其民智巧。吏得其人。則靡然心服。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紛然力爭。雖勞不服。以爾賦政東南。民用不擾。旣久而信。厥聲藹然。肆余命爾長茲劇部。夫身在江海之上。而職在魏闕之下。民之瞻望。顧不美歟。可。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

敕喬執中。夫以卹刑之道。達之于主計。則非文法之吏。以爾執中。奉使東南。吏服其明。民懷其惠。以爾安上。賦政毗陵。寬而有制。嚴而不殘。是以命爾各祗厥服。夫民新脫賦泉之弊。以從力役之政。其謹視貪吏。以無害我成法。可依前件。

字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敕昌齡等。古之君子。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術斷獄。而民無怨言。嗚呼。何修何飾。而至此歟。今吾

一之以格律而不免於異議。何哉。昌齡以儒學進。有聞于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建運判孫奔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權發遣鄭州傅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請郎劉士彥可。福建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朕姑罷賦泉之令。復徭役之法。使民出力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幾以富之。閱閱焉如農夫之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爲姦。農民在官。貪者動心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謹。則南畝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吏。其與幾何。爾以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効。或近臣之薦。必能明識朕意。以保民察吏爲本。謹視其廉貪仁暴。勤惰明闇。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爲。而進退焉。可依前件。

奉議王續知太康縣

敕。王續。朕以天下爲一家。然畿甸之民。號爲根本。若近者不悅。四方何觀焉。爾以才選。往服厥事。馭吏以明。保民以寬。無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敦立可。通判齊州。

敕。具官某等。朕於士大夫。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蓋未嘗不聽。矧以養親爲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樂聞也。往服厥官。各祇乃事。可依前件。

兩浙運副喬執中可。吏部郎。

敕。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內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

矣。今自部使者入爲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朕念之不衰。哀亡而愍存。不忍以常法待汝。界之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歟。可。

楊汲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

敕。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譖愬公行。若廷尉治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姦宄自消。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某。王孝先改爲爾。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乘君子之器。欲與羣小共分告緝之功。專務巧誣。以成疑似之罪。試加覆視。冤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改此兩句云。往蒞安陽。兼修馬政。勉思來教。毋重往愆可。

趙高摩勸轉朝議大夫

敕。趙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爲將。婁師德郭元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場未寧。則以外爲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高。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觀畫董之文。推轂西陲。遂膺呈陸之寄。恩威並著。戎夏乂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趙思明知永靜軍

敕。具官趙思明。武吏之進。以守土扞城爲高選。而戎壘之政。以平徭決獄爲餘事。汝以財用。往分使符。知

高選之未易得而餘事之不可忽則寡過矣可。

鮮于侁大理卿

敕。具官鮮于侁。儒者恥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網羅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冤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處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敕。具官某等。漢口黎陽。控引江河。久廢爲邑。吏民不悅。比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厥中。平徭均賦。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運副使

敕。具官某。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太原之民。困於備邊。使者之任。不輕付予。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蒞一道。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唐義問云。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爲本。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

張問祕書監

敕。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矣。而篤老之年。克己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

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優遊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范子奇將作監

敕具官范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爲輕。而自部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按視之勤。亦少休乎。今宮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過。往若予工。毋廢厥職。可。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敕具官某某等。昔漢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監郡以上。乃與其選。任益重矣。非獨爲官求人。以濟無窮之務。亦將爲國儲士。以須不次之舉。雖會計溝洫。有司之一事。而馭吏捍災。朕將有取焉。可。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敕具官某某等。爾向以才選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歸。復使治民。蓋將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屬。近在輦轂。才之所宜。易以聞達。毋曠厥官。朕不汝遺。可。

文保雍將作監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成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濟。苟有以燕安之。使樂從吾游。而忘其老。朕無憂焉。大匠之屬。未足以盡汝才也。而從政之餘。遂及爾私。並事君親。豈不休哉。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揚知潤州

敕具官某某等。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爲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

無使風采減於平昔可。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敕。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尙宥十世。矧先王卻狄之勳。而聖母負屨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沒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爲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可。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具官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躡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可。

穆衍金部員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不勉歟。貨幣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訓。以永終譽。可。

孫路陝西運判

敕。具官孫路。關右之民。困役傷財。譬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朕日夜以思。庶幾其民勇而知方。以爾出入秦雍。悉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稱朕意。可。

蘇頌刑部尙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閔凶。亦旣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會閔之私哀。願懷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役法旣復。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農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察其侵冤。使政煩而吏貪者。此等豈能遠訴乎。朕以大臣薦。故擢用汝。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薦者可不勉哉。可。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呂由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爲未足也。而錄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

敕。具官某等。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敷求雋良。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以爾景伯。其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固爾守。將觀厥成。可。

辛押陁羅歸德將軍

敕。具官辛押陁羅。天日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遠。靡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珍幣。開導種落。歲致梯

航願自比於內臣。得均被於霈澤。祇服新寵。益思盡忠。可。

高子壽三班借職

敕高子壽。程力較績。國有舊章。命以一官。勉思自効。可。

李肩可殿中省尙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敕具官李肩。醫雖一技。蓋通妙物之神。法有衆科。以助好生之德。故廢好爵。用勸良能。無忘三世之傳。庶保十全之效。可。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耿政。肇新霈澤。覃及庶工。雖請老以家居。亦先朝之逮事。各從遷秩。以寵歸休。可。

喬執中可朝請郎尙書吏部郎中

敕喬執中。漢以郎官出宰百里。今以郡守。選屬列曹。任人之隆。於古爲重。有司言爾資格當遷。其卽正員。以茂遠業。可。

卷下

李之純可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

敕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於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爲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孰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以爾具官李之純。治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勢。是

用進秩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貪暴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可

呂大臨太學博士

敕具官呂大臨太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爲法而特法以爲治可乎漢之郭泰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爲乃稱朕意可

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

敕羅適等赤縣之衆甚於劇郡五方豪傑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蓋自平時號爲難治而況市易始去逋負向繁役法初復農民未信以爾適學行純固有卹民之心以爾之邵才力強敏無媮安之意各服乃事以觀其能不患不己知求爲可知者可

杜純刑部員外郎

敕杜純用法如權衡權可以輕重移而衡不可以毫髮欺故司寇之職必有守道之長貳而輔之以守官之僚屬汝昔爲士師秉節不回獨持正議以直羣枉往服厥官無易汝守以不忍之心行無心之法則予汝嘉可

劉霆知陳留縣

敕具官劉霆縣劇而難治故有司難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史以

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皇伯仲暉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敕祖宗之德天地並隆施及子孫皆享民社勝衣有朝請之奉闔棺有茅土之封始終之間哀榮斯極具官仲暉寬厚寡過雍容有常生不勤於父師沒見思於姻族既得考終之道可無追遠之恩豹尾神旗守臣之威命金璽整綬諸侯之寵章服我寵光以資寵窆可

杜紘右司郎中

敕具官杜紘士一歷都司卽踐清要非一時名勝不在此選爾以文無害而宿其業往服乃事益茂厥德以稱朕命可

皇城使裴景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逢知階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軍

敕具官某等朕銓擇將吏視其才力彊敏可任以事者必試之治民苟不知愛民奉法馭吏而戢士雖智勇有聞朕無取焉爾等皆以考績察廉號稱明練薦者交章故在此選往服厥官無失朕命可依前件

借職楊晟該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

敕某等向敕邊臣增葺城堡所以護安民夷各全其生爾能相率獻田出力有足嘉者服我爵秩永保忠順可

呂大忠發運副使

敕具官呂大忠發運使按治六路所部幾萬里持節出使未有若此其重者也以爾更練世故果於從政

屢試劇部。厥聲藹然。是以命爾均南北之有無。權貨幣之輕重。使農末俱利。公私宜之。以稱朕意。可。

蔣之奇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敕。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聳聞風采。自唐以來。不輕付予。朕既擇其人。復寵以祕殿之職。使民夷縱觀。知其輟自禁嚴。以見朝廷重遠之意。其於服從畏信。豈不有助也哉。可。

吳安持知蘇州劉瑔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兩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爲能去其已甚。濟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之爲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爲本。可。

李曼知果州

敕。具官李曼。蜀之人。治蜀。知其好惡。察其情僞。宜若易然。又況於寬而明。和而毅。如汝曼者乎。乃者無實之訴。朕既察之矣。乘傳西歸。平賦役。省條教。以慰父老之望。可。

黎珣知南雄州

敕。黎珣。嶺海之遠。吏輕爲姦。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往祗厥官。如在近甸。則予汝嘉。可。

張赴再任乾寧軍

敕具官張赴使。者言汝爲政有方。民甚宜之。當解而留。以慰民望。可不勉哉。可。

皇伯仲嬰贈奉國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

敕祖宗之意。仁孝爲先。孝故專篤於親。仁故閔勞以事。雖豐功盛烈。不見於宗室。而令名美實。克全於始。終死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仲嬰。少而簡素。輔以溫文。既克己以歸仁。亦樂善而忘勢。信順多助。蓋大有上吉之祥。高明令終。眞既醉太平之福。建元戎之六韋。錫上公之九章。維以勸忠。豈云虛授。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林邵開封推官

敕具官林邵。天府之劇。古稱難治。非兼人之資。有不能濟。今自逋負逃亡。悉歸之四廂。宜若易辦。然夫辦之易。則責之詳。爾材敏素聞。而以舉用。往助乃長。使治衆如治寡。以稱所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王諤水部郎中

敕具官某等。吏惡數易。而事有不得已者。通商惠農。水政爲急。而招攜柔遠。賓客之事。亦重矣。各祇乃事。爲安官樂職之計。可依前件。

王荀龍知棣州

敕具官王荀龍。平原厭次。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宜得老成循吏。以輔安良民。式遏姦慝。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悉乃心。朕將觀焉。可。

黃憲章獲賊可承事郎

敕具官黃憲章。勞能之賞。不計日月。爵祿之報。必視首功。宜從遷秩之勞。以勸追胥之勇。可。

御侍中丞劉摯兼侍讀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可。

處士王臨試太學錄

敕。具官王臨。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論汝可用。其試之太學。汝勉之矣。朕旣因光以知汝。亦將考汝所爲而觀光焉。可。

皇叔克眷贈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

敕。先王建邦啓土。必先宗盟。上自魯衛。下至應韓。側室之子。莫不南面。國家自仁率親。專於教愛。故生無吏責。而富以祿沒。享隆名而告諸幽。忠恕之道。可謂備矣。具官克眷。以茂美之質。服信厚之化。雖功名才業。不見於用。而恭儉孝悌。刑於厥官。命以廉車。卽侯其地。皆國之舊。非朕敢私。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寇彥卿彥明左班殿直以兄殿直寇彥古永樂成死事

敕。具官寇彥卿。士不惜以身徇國。朕獨何愛一官。不以收恤其家乎。祇服朕命。毋忘死者。可。

駙馬都尉張敦禮節度觀察留後

敕。軒冕之來。德量爲稱。外無充詘之容。可以觀德。內若固有之安。可以言量。具官張敦禮。少以經術。秀於士林。雖緣姻戚之選。不失儒素之行。日奉朝請。旣抱才而未試。坐閱歲月。亦久次。而當遷。進居兩使之間。增重諸情之遇。益礪士節。以爲國華。可。

內人張氏可特封典贊

敕。張氏。朕幼學之初。未就外傳。命爾執業。以侍左右。勤勞有年。恭謹寡過。進掌儀範。以旌徽柔。可。

故尙宮趙氏可特贈郡君

敕。趙氏。先朝差擇女士。以輔陰教。侍御左右。罔匪淑人。矧茲六尙之選。必備四教之法。奄焉淪喪。宜極哀榮。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行應圖史。言中物則。彤管有煒。旣傳好德之芳。象服是宜。無愧飾終之典。庶幾幽壤。服我寵章。可。

獨宗道右騏驥使內侍省內侍押班梁惟簡文思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具官某等。爵祿天下之公器也。朕不敢以私暱之愛。而輕用其賞。亦不敢以近習之嫌。而不錄其功。以爾等小心忠孝。逮事列聖。出入中外。劬勞百爲。而宗道以藩邸攀附之勤。惟簡以東朝奉事之久。各還所寄。加重其任。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依前件。

梁從吉遙郡團練使入內侍省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梁從吉。莊重有守。溫良寡過。給事官省。知無不爲。服勤邊徼。克有成績。改錫戎團之命。進助內宰之政。益勵素守。以

稱異恩可。

劉有方內侍省右班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劉有方溫恭和毅勤強練密進從王事以法令爲師退安私室以圖史爲樂進領右璫之貳益親中禁之嚴惟忠與敬乃稱朕命可。

翟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

敕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成傷陰陽之和故選建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爲先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皆以儒術進有聞于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欽哉可。

馬傳正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馬傳正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理官之任也主簿雖卑亦有事於其間矣爾以選用其勉服此言可。

張之諫權知涇州康識權發遣鄜州

敕具官某等邊郡之政兵食爲先郡守之責文武兼綜以爾等才力之選卓然有聞治辦之效見于已試朕雖招擄來遠不求邊功爾當積穀訓兵常若寇至祇率厥服往惟欽哉可依前件。

梁誦供備庫副使轉出

敕具官梁誦奉事之久累勞當陞求從外遷亦各其志進貳諸使往齒外朝益務廉平以答休寵可。

燕若古知渝州

敕具官燕若古。汝向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峽之嶮。邑居褊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爲大州。水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於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刪定官孫諤鮑朝賓並宜議郎

敕具官某等。廷見改官。法之所嚴也。歲月之課。保任之數。差若銖黍。輒不得遷。今於汝獨略之者。豈非以制法定令。汝與其議。故歟。祇服朕命。以法自律。無徒知之可。

王振大理少卿

敕具官王振。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朕虛心以聽。人法兼用。以爾出入中外。敏於從政。詳平奏讞。審於用律。廷尉之事。爾惟副之。夫法出於仁。成於義。勉思古人。以稱朕命。可。

李顥宣德郎

敕具官李顥。朕有大政令。使近臣總領其議。民之休戚。國之治亂。成其手。可謂重矣。爾以儒術。進以邑政。選而爲之官屬。亦豈輕哉。二三臣者。言爾當遷。其服朕命。益祇乃事。可。

趙思明西上閣門副使

敕具官趙思明。國之宗臣。義同休戚。故文終之後。配漢並隆。梁公之孫。與唐無極。國家佐命。元老獨高。韓王銘勳太常。侑食清廟。爰自近歲。歎其中微。乃眷裔孫。尙有遺烈。宜因近侍之請。進陞上閣之貳。勉蹈祖

武副朕懷人追遠之心可。

李承祐內殿崇班內臣轉官

敕具官李承祐奉事滋久累勞當遷遂齒外朝摺紳之列益思忠藎毋忝恩榮可。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永靜軍

敕具官某等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情一爾以才選往莅厥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祇率朕訓欽哉可。

黃光瑞可內殿崇班

敕黃光瑞朕覆養華夷義均臣子愛重爵賞必加有功以爾昔助王師遠獲逋寇歷年滋久宜示異恩服我寵休永思忠藎可。

文貽慶可都官員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

敕具官某等昔江左二老王導謝安唐之元勳汾陽西平皆以積德流慶子孫多賢布列臺省爲邦之光今吾太師氏亦庶幾焉爾等才行之美所知者深聞見之廣不扶自直宜近而遠未稱朕意其歸服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可。

皇兄令史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敕爵齒之貴並隆於朝廷死喪之威莫先於兄弟禮有哀卹義兼哀榮故具官令史端厚有常靖恭寡過生不勤於保傅沒見思於族姻宜分竹符就賜茅社服予悼序之寵慰爾永歸之魂可。

高士永知文州

敕具官高士永。自將爲守。非藝而果。不在此選。治兵欲嚴。御史欲明。撫民欲寬。守邊欲信。汝勉之矣。毋廢朕命可。

太皇太后再從弟高士績高士澍可並左班殿直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使

敕具官某等。朕惟坤元成物之恩。雖以天下養。無足稱其德者。故推餘澤。以及馭李之親。左右奉事之臣。雖天地之施。無所報塞。尙勉忠孝。以答萬一可。

范百祿刑部侍郎

敕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論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而失情。讞者志於生。惟生之知。則玩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永歎。爰試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祿。少以異材。輔之篤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爲爭臣。有責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爲不冤。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

朱光庭左司諫王觀右司諫

敕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容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患可忘。今朕恭己無爲。虛心以聽。汝等所論。蓋無虛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而況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爲美談。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草。衰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王巖叟侍御史

敕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回。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維寵嘉之。茲復命爾往貳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錢總給事中

敕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均。而至於封駁之任。其選尤重。具官錢總。文學議論。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風力之優。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修厥官。使爲政者難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可。

明堂執政加恩

韓維

敕朕於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嚴烈考。以侑上帝。七政軌道。四海來格。禮樂具舉。天人並應。非余一二

大臣同德比義。變和神民。何以致此哉。具官韓維。全德雅望。外爲師表。忠言嘉謀。入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烈。足以立貪懦之志。艱難之際。垂拱仰成。宜修舊典之常。均被慶成之澤。同底于道。朕有望焉。可。

張璪

敕。親祠合宮。昭祀上帝。明發不寐。惕然有懷。永惟神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選建羣辟。遣我後人。濟于艱難。克有成績。具官張璪。碩材不器。俊德自明。衛上之忠。惓款四世。應務之敏。勤勞百爲。迨茲配饗之成。宜均慈嘏之福。服我明命。永肩一心。可。

李清臣

敕。祇奉嚴禋。肆行大賚。誠通幽顯。澤被中外。六成之樂。上格於穹壤。四簋之黍。下浹於輝庖。矧余元臣。相成釐事。神人所保。霈澤宜先。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爲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克有成績。屬余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被慈告。宜疏井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安燾

敕。於皇烈考。屬余大器。夙夜祇懼。若涉冰淵。乃者饗帝合宮。風雨時若。肆眚象魏。謳歌聿歸。惟天人之應。萃于眇躬。蓋左右之助。實賴將相。具官安燾。奮自儒術。爲時名臣。變和兵戎。無傷財害民之警。持守法度。有送往事居之忠。迨茲慶成。均被慈告。井邑之賜。國有舊章。與民同休。居寵無愧。可。

范純仁

敕朕出款眞室。還祀合宮。祇見昊天。陟配文考。禮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緊辟公顯相之賴。率禮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之家。熙寧正諫之士。著績西鄙。授任中樞。謨猷靖深。兵革消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享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廣。矧予宥密之地。可無勳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毋怠。可。

呂大防

敕朕有事總章。升侑神考。四輔在位。百工在廷。讓假無言。各率其職。迨此釐事之畢。匪我冲人之能。思與羣公均受帝祉。具官呂大防。擢自英祖。休有直聲。被遇裕陵。愈彰忠力。入總文昌之轄。手疏磐錯之煩。六事所瞻。倚以爲重。三府之議。於焉取乎。宜加勳伐之隆。益增井賦之衍。服我休命。思勉厥終。可。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郎

敕考績之法。三代共由。雖余左右之信臣。猶以歲月而敘進。率循其舊。示不爾私。具官韓忠彥。頎然異材。奮以儒術。典朕三禮。識古人之大全。歷事四朝。有宗臣之餘烈。黃履受材宏深。秉德純固。入踐臺書。休有老成之風。出領藩垣。遂無東顧之念。祇服新命。益修厥官。尙勵有爲之心。以需不次之舉。可。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號並遙郡團練使

敕朕不以親廢法。亦不以義掩恩。故宗室之英。雖不任事。而歲月之考。必付有司。以爾具官克愛。篤行有常。率履如一。以爾具官仲號。居寵而戒。好德不回。既累日以當遷。非無名而虛授。益務忠敬。以保厥家。可。

王獻可洛苑使

敕具官王獻可。傳不云乎。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觀侮扞城。亦儒者之事也。汝以詞學。進而以武幹聞。肆予虎臣。謂汝可用。往服新命。以成汝志。可。

陳次升淮南提刑

敕具官陳次升。春秋書無麥禾。蓋病之也。今吾淮甸之民。夏旱秋水。望熟於來歲。譬如負重涉遠。未知所舍。朕甚憂之。汝自百里長。以才能選爲朕耳目。其往按視省刑獄。均力役。督盜賊。去姦吏。使民忘其災。以稱朕意。可。

杜純大理少卿

敕杜純。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苟非其人。災及草木。身任其禍。朕敬而畏之。久難其人。以爾用法。平直守道。純固不以進退榮辱。抑揚其心。故在此選。靡不有初。終之實難。可不勉哉。可。

郭峻開封府司錄參軍

敕具官郭峻。汝昔爲獄官。不撓於執事。以陷無辜之人。坐失厥職。秉義不回。有足嘉者。往隸天府。總攝羣掾。毋易汝守。朕將觀焉。可。

林希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況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爲先。故難其人。

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聞強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往踐外制。爲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樂語附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五日

教坊致語

臣聞視履考祥。既占衷月之夢。對時育物。必有繼天之功。方大火之西流。屬陰靈之既望。帝於是日。誕降仁人。意使斯民。咸歸壽域。共慶千年之遇。得生二聖之朝。式宴示慈。與民同樂。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睿哲生知。力行禹湯之仁。常恐一夫之不獲。躬蹈曾閔之孝。故得萬國之歡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天人。德超載籍。知人則哲。蓋帝堯之所難。修己安民。雖虞舜其猶病。風雲從而萬物覩。日月照而四時行。自然動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何力。三宮交慶。羣后駿奔。寶鄰通四牡之歡。航海致重譯之贖。洞庭九奏。始識咸池之音。靈嶽三呼。共獻後天之祝。臣等叨居法部。輒探民言。上瀆宸聰。敢陳口號。

口號

三朝遺老九門前。又見承平大有年。文母憂勲初化俗。曾孫仁孝已通天。史書元祐三千牘。樂奏坤成第一篇。欲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

勾合曲

秋風協應。生殿閣之微涼。廣樂具陳。韻金絲而間作。欲觀鳥獸之率舞。願聞笙磬之同音。上奉宸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叟黃童。皆知頌聖。盍命髣髴之侶。來陳舞勺之儀。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願同千歲樂。長奏太平謠。樂隊。

問小兒隊

鑄京廣燕。方雲集於摺紳。沂水游童。忽鳧趨於庭廡。雖云小技。必有可觀。咫尺天顏。悉言汝志。

小兒致語

臣聞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胙太任之德。候西風之入律。藹瑞氣之盈庭。嘉與四方。同稱萬壽。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濬哲在躬。日奉東朝之歡。率用家人之禮。以謂慈儉之化。無德而能名。保佑之功。如天之難報。惟流傳於歌舞。庶髣髴其儀刑。臣等雖在弱齡。久陶孝治。敢率垂髻之侶。共陳振萬之儀。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鸞旗日轉。雉扇雲開。暨回綴兆之文。少進俳諧之技。來陳善戲。以佐歡聲。上樂天顏。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青衿旅進。雖末技而畢陳。黃屋天臨。知下情之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爰整袂以徘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勺女童隊
彤壺漏箭。隨雞唱以漸移。絳節綵髦。聞鳳簫而自舉。宜召散花之侶。來陳回雪之姿。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金風回翠袖。玉瑄倚清歌。樂隊。

問女童隊

鳳歌諧律。方資燕俎之歡。鸞羽分庭。忽集壽山之下。低鬟有待。振袂欲前。密邇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塗山啓夏。來玉帛於萬邦。摯仲與周。胙本枝於百世。嘉辰共樂。壯觀一新。恭惟皇帝陛下。舜孝自天。堯仁浹物。膺昊穹之成命。席累聖之詒謀。惟地勢坤。永載無疆之德。以天下養。躬持胥樂之觴。六樂在庭。百工奏技。妾等親逢盛旦。獲望嚴宸。藝雖愧於驚鴻。心已先於儀鳳。願陳舞綴。上奉天顏。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風清羽蓋。日轉槐庭。欲資載笑之歡。必有應諧之妙。暫回舞綴。少進談辭。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隊

八音間作。既成。敝繹之文。萬舞畢陳。曲盡回翔之態。望彤闈而卻立。斂翠袂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回。亦俛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游。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諸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觀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矇瞍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口號

霜霏碧瓦尙生烟。日泛彤庭已集仙。藹藹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西風入律。間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庭。備舉德音之器。絃匏一唱。鐘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皇慈下逮。馨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進垂髻之侶。來修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

入隊。

隊名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樂隊。

問小兒隊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筵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羣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穰。望天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懽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臣等幸以鬪亂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慚俚曲。願陳舞綴。少奉宸歡。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勾雜劇

朱絃玉瑄。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詠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鼉。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香雲浮繡屐。花浪舞彤庭。樂隊。

問女童隊

清禁深嚴。方摺紳之雲集。仙音彈緩。忽簪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闔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共。夫何仙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自慶千齡之運。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示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工歌之闕。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歎。

放隊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鼙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蛾鬟佇立。斂袂卻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與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迹。日符胙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

集於建丑之正。瑞玉旅庭。爰講比鄰之好。虎臣在泮。復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濬哲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曆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干戈載戢之詩。作君臣相悅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旦。始慶猗蘭之會。願廣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升旦。且種蟠桃莫計春。請吏黑山歸屬國。給扶黃髮拜嚴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既罄於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旄在列。管磬同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魀魎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尙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籥。萬國走梯航。樂隊。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假子盈庭。必有可觀之技。未知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聖神之子孫。孚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顙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讓文武之大者。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神筮授萬年之算。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皇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綴暫停。伶優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歎。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慈之廣大。清歌既闋。疊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垂鬟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霓旌盆集。金奏方諧。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八方同。樂隊。

問女童隊

摻擗屢作。旌夏前臨。願游女之何能。造彤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乞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扇交翟以雲開。喜動人天。春還草木。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與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覲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談笑雜陳。示俛同於衆樂。金絲再舉。雜劇來歎。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龍樓卻望。鼙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元祐四年

教坊致語

臣聞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採周之舊。王方在於鎬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庶工而未作。使華遠集。鄰好交修。萃簪笏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將興嗣歲。以樂太平。恭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四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爲而自化。九德咸事。三年有成。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日之會。人神相慶。夷夏來同。臣等忝與賤工。得親壯觀。知輿情之願頌。顧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敢進口號。

口號

九霄清蹕一聲雷。萬物欣榮意已開。曉日自隨天仗出。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莒葉催耕籍。共喜椒花映

壽杯欲識太平全盛事。師師鵲鷺滿雲臺。

勾合曲

東風應律南籥在庭。錢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下管。願聞九奏之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工師奏技咸踴躍以在庭。穉孺聞音亦回翔而赴節。方資共樂。豈間微情。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仙山來絳節。雲海戲羣鴻。樂隊。

問小兒隊

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髫之侶。欲陳振袂之能。必有來誠。少前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正月上日。萬彙所以更新。羣臣嘉賓。四方於是觀禮。雪方占於上瑞。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爲高會。恭惟皇帝陛下。子來九有。天覆兆民。煥乎其有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護。來輸八國之琛。南極老人。出效萬年之壽。還圭璋於鄰使。受圖籍於春朝。擊石攢金。奏鈞天之廣樂。跳九舞索。戲平樂之都場。臣等沐浴太平。詠歌新歲。鼓舞咸韶之韻。踴揚鳥獸之間。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勾雜劇

以雅以南。旣畢陳於衆技。載色載笑。期有悅於威顏。舞綴暫停。優詞間作。金絲徐韻。雜劇來獻。

放小兒隊

酒闌金殿。旣均湛露之恩。漏減銅壺。曲盡流風之妙。望彤墀而申祝。整翠袖以言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與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所眷命。生而神靈。惟三代受命之符。萃於茲日。實萬世無疆之福。延及我民。候南極之祥輝。交北鄰之瑞節。同趨鎬燕。爭頌堯封。恭惟皇帝陛下。稽古溫文。乘乾剛粹。體生知而猶學。藏妙用於何言。故得六聖承休。三靈眷佑。德隆星晷。齊六符而泰階平。河行地中。錫九疇而彝倫正。屬誕彌之令旦。履長發之嘉祥。風設九賓於廷。遍舞六代之樂。日無私於臨照。葵藿自傾。天有信於發生。勾萌必達。臣等歷塵法部。獲造彤墀。下採民言。得三萬里之謠頌。登歌壽筭。以八千歲爲春秋。不度無音。敢進口號。

口號

風卷雲舒合兩班。瞳瞳瑞日映天顏。觀書已獲千秋鏡。積德長爲萬歲山。臘雪未消三務起。壬人不用五兵閑。相逢父老爭相賀。卻笑華胥是夢間。

勾合曲

笙磬同音。考中聲於神鼓。鳥獸率舞。浹和氣於敷天。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衆技旌庭。振歡聲於無外。游童頌聖。陶至化於自然。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壤歌皆白髮象舞及青衿樂隊。

問小兒隊

跳踉廣陌初疑竹馬之遊。合散彤墀。忽變驚鴻之狀。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小兒致語

臣聞流虹啓聖。非人力所致之符。湛露均恩。與天下共享其樂。旁行海宇。外薄戎夷。咸欣載夙之辰。共獻無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將聖多能。天生德於予。既稟徇齊之質。人樂告以善。輔成經緯之文。法慈儉於東朝。紉詩書於西學。載臨誕日。俛答輿情。非爲靡曼之觀。庶備太平之福。臣等樂生韶亂。學樂父師。就列紛紜。雖無殊於鳥獸。赴音俛仰。亦少效於涓塵。未敢自尊。伏候進止。

勾雜劇

樂且有儀。方君臣之相悅。張而不弛。豈文武之常行。欲佐歡聲。宜陳善謔。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末技畢陳。下情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猶斂袂以回翔。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飛步壽山。起香塵於羅襪。散花御路。泛回雪於錦茵。上奉宸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生商來瑞乞浴佛降羣龍樂隊

問女童隊

玉座天臨。雖仙凡之有隔。翠鬢雲合。豈草木之無知。密邇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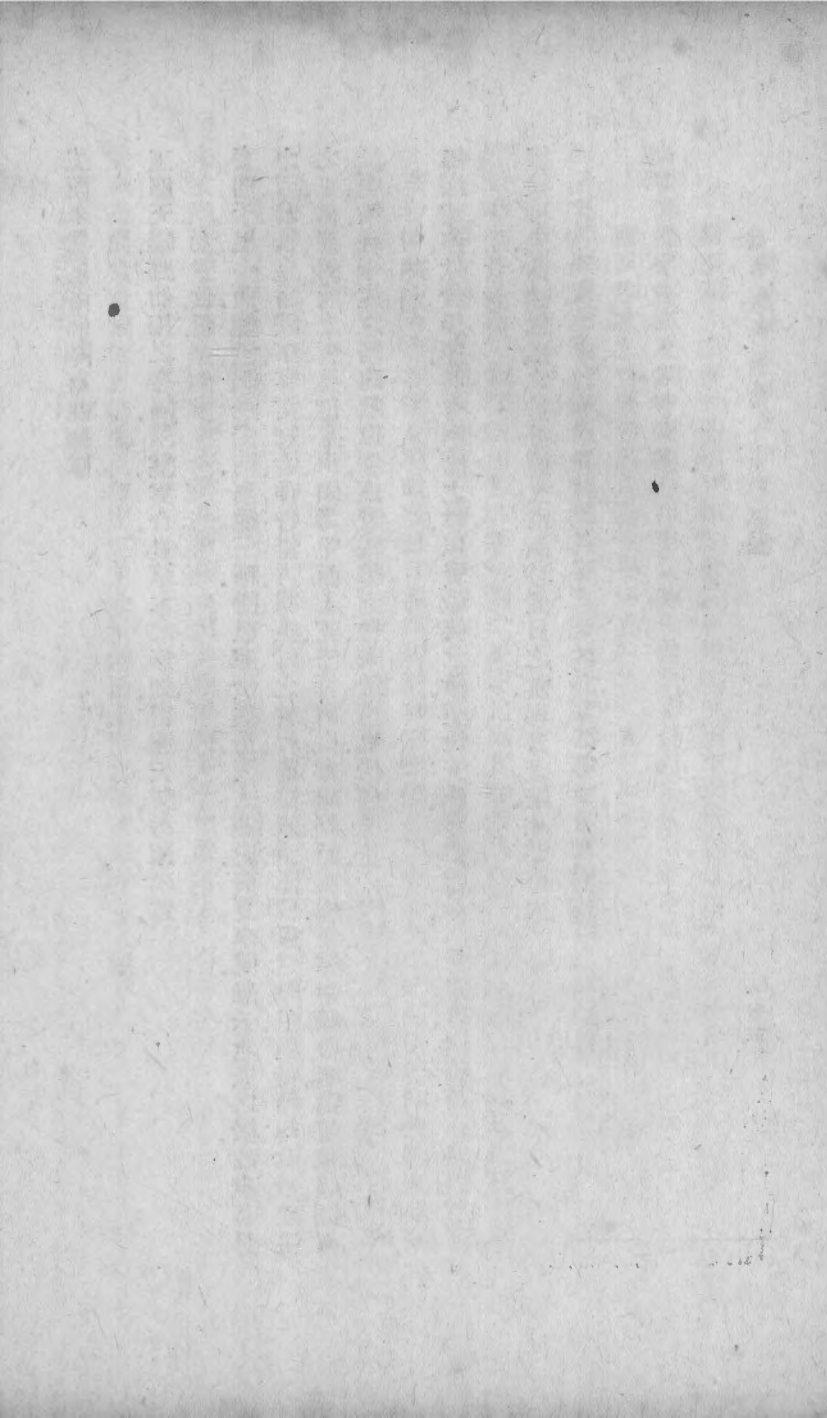
妾聞千里一曲。變澄瀾於濁河。萬歲三稱。隱歡聲於靈岳。天人並應。夷夏來同。雖云北里之微。敢獻華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無方。同堯舜之性仁。而能濟衆。陋成康之刑措。猶待積年。共欣建丑之正。再覩與龍之會。桑田東海。傾壽罍而未乾。汗竹南山。書頌聲而無極。妾等幸緣賤藝。獲望載顏。振萬於庭。欲赴千施之節。間歌以雅。庶諧笙磬之音。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舞綴暫停。歌鐘少闕。必有應諧之妙。以資載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歎。

放女童隊

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妙。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蘇東坡內制集

卷一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許批答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寬表具之。卿以應務之才。居本兵之地。綏靜中外。人無間言。何疑上章欲求去位。未喻厥意。聞之憮然。夫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甘旨。而況魏闕之下。父母之邦。退食問安。孰便於此。勉循其舊。以卒輔予。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批答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省表具之。夫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而況艱難之際。一日萬幾。冰淵之懼。當務同濟。卿練達兵要。灼知邊情。寄託之深。義難引去。亟求自便。朕何賴焉。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日

有敕卿被遇先帝。勤勞有年。逮于眇躬。倚注彌重。宜安厥位。毋庸力辭。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

有敕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之修阻。宜頒宴衍。以勞動劬。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遠訪使軺。來陳慶幣。川塗甚阻。風霧可虞。特示至恩。往頒名劑。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職在樞要。表儀百官。進當以禮。退當以義。今茲求退。其義安在。亟還視事。毋復固辭。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遠犯風埃。久勤軺傳。入疆茲始。授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眷獎。

賜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生日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敕公著卿將相三世。輔翼兩朝。方斯千獻。夢之辰。有既醉太平之福。宜膺慶賚。永錫壽康。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麪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皇叔祖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宗景上表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省上所表辭免恩命事具悉。朕初執珪幣。祇見上帝。嘉與百辟。徼福文考。大賚四海。始于親賢。皆神之休。義不當避。國有常典。爾無固辭。

賜皇叔祖宗景上表辭恩命不許詔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寬上所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有大祭祀。必均慶賞。邦甸侯衛。輝炮翟闈。無有遠邇。畢蒙惠澤。矧我懿親。實維顯相。祇率舊典。毋須固辭。

賜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康國公判大名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許詔元

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韓絳寬上所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四世元老。國之長城。端笏垂紳。不動聲氣。風采所及。自然折衝。軒冕丘園。其實何異。矧今艱難之際。自有冰淵之虞。黃髮在廷。未敢言病。豈宜獨善。遽欲即安。尚分北顧之

憂。勿起退歸之念。強食自輔。體我至懷。

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韓絳省上所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功成身退。人臣之常。壽考康強。有不得謝。卿出入將相。垂三十年。豈以小物。尚勤元老。徒得君重。臥護一方。使吏民瞻師尹之儀刑。蠻夷識漢相之風采。丘園之請。朕未欲聞。其省思慮。時寢食。親近藥餌。以副中外之望。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敕卿肅將慶幣。遠涉川途。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敕卿將命夙興。犯寒遠涉。駕言未息。軫念殊深。特致恩頒。以嘉勤瘁。

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往生之福。虔修淨供。仰導真游。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抗旌出境。夙駕在塗。眷言跋涉之勞。宜適興居之節。式頒良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飭使詔。講修隣好。蒙犯風霧。跋履山川。宜頒錫於珍芳。庶輔安於寢食。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恭講隣歡。遠勤軺馭。言念驅馳之久。適丁寒沍之辰。宜錫珍芳。式昭眷寵。

趙州賜副使茶藥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遠持使節。來慶春朝。方此沍寒。良勤啓處。宜示眷懷之異。式頒劑和之良。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奉將邦幣。馳會歲元。眷言夙駕之勤。方次中塗之館。宜頒靈劑。以喻至懷。

趙州賜大遼國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逖修隣好。方次州封。言念沍寒。想勤跋履。特頒名劑。以示眷懷。

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阿里骨。朕涓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方。卿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獎忠嘉。

賜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書。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乾德。朕躬執珪幣。大饗帝親。盼布湛恩。徧暨諸夏。卿世綏侯服。欽順朝廷。宜錫徽章。以昭異數。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國主祭文。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乃眷外臣。嗣守西服。襲累世之忠順。荷先朝之寵光。惟天難忱。錫命不永。訃音遽至。閱悼良深。特遣使車。往陳奠幣。庶此恩禮。貫于幽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念爾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戚。往助襄事。式昭異恩。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亦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顧懷。臨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奠賻之禮。以爲存沒之光。

內中添蓋諸帝后神御殿告遷御容權奉安於慈氏殿祝文

於皇神考。肇啓闕祠。方增築之未寧。懼格思之有瀆。別嚴淨宇。祇奉眸容。式燕聖靈。永綏慈緝。集禧觀開啓祈雪道場青詞

伏以麥將覆塊。雪未掩塵。嗣歲之憂。下民安訴。具嚴法會。祇款闕宮。仰冀同雲。溥滋新臘。

內中慈氏殿告遷神御於新添修殿奉安祝文

伏以增築告成。闕嚴有免。儼衣冠之來復。懷歎息之疑聞。昭格穆清。永綏燕翼。

故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嗚呼。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泰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不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爲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賜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劉昌祚進奉賀明堂禮畢馬敕書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敕劉昌祚。大事告成。多方同慶。汝以分符之重。特修效馬之儀。載念勤誠。不忘嘉歎。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韓縝上表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敕韓縝。朕躬祀總章。始行嚴配。推廣帝親之澤。覃及中外之臣。惟我老成。逮受顧命。均此介福。非朕敢私國之故常。毋煩謙避。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有敕卿等肅將信幣。來慶誕辰。眷言行李之勞。宜有燕休之賜。受茲芳酌。體我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抗旌旋復。弭節少留。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有珍芳之賜。以昭眷寵之殊。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恪修隣好。既卒聘事。豈無燕私。宜就錫於加籩。蓋式昭於異數。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伏以棄黃屋以上賓。莫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敢仗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義堯之德。永追梵釋之游。

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汝卿等從事邊陲。服勤師律。方踐更於春令。諒率履於大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遇。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出疆繼好。已事言還。跋履冰霜。憩休館舍。宜有燕私之寵。以旌來往之勤。

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鑪唾孟孟子錦被褥等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持信幣。來慶春朝。眷言行李之勞。方茲舍館之定。宜加頒賚。用示寵嘉。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德望之隆。中外所屬。誠請雖極。輿論未安。毋復懷歸。以勤北顧。特頒良劑。以輔至和。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敕韓絳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雖已挂冠而謝事。尙俾安車而造朝。豈有體力未衰。蕃宣所寄。亟圖自便。遂欲言歸。矧卿德望並隆。神人所相。焉有滿盈之懼。夫何倚伏之虞。尙體至懷。少安厥位。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韓絳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辭中外之勞。胡爲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敕韓絳君臣之義。憂樂同之。苟皆懷歸。誰任其事。卿之高識雅度。輕軒冕而樂丘園。天下所知也。獨不念先帝託付之重乎。勉徇大義。勿復以言。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敕韓絳功成身退。人臣之常。禮至於非常之遇。則必有無窮之報。朕待卿於形器之表。而卿自處於繩墨之內。未爲得也。朕意不易。卿無復辭。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詔元祐元年七月十三日

敕安燾卿才當其位。義不辭勞。內之樞機之謀。外之疆場之議。既當身任其責。難以家事爲詞。而況並奉君親。兩全忠孝。進無不得。退以何名。卿之所求。固非矯激。朕之不許。亦豈空文。亟還厥官。無煩朕命。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外任臣寮曆日詔敕書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敕韓絳朕申命日官。逆推嗣歲。眷予共理。頒此成書。勉劭農功。毋違時令。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大防卿敦大直方。任重道遠。擢貳西省。蔽自朕心。雖與聞政事。爲日未久。而歷試中外。勤勞百爲。蓋有年矣。德位惟允。人無間言。亟服新命。毋煩朕訓。

賜新除依前光祿大夫刑部尙書蘇頌辭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月十七日

敕蘇頌卿篤於仁心。深於經術。用心司寇。期於無刑。朕惟孝處之深。三年不奪其志。又惟才難之故。千里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毋煩力辭。

賜新除御史中丞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敕堯俞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朕以卿有樊仲之風。是以擢卿爲中執法。才難之歎。古今共之。豈以小嫌而廢大任。與其拘文以自疑。不若直己而行義。亟服乃事。無煩固辭。

皇帝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駝回詔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駝回詔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述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效牽之視致其乘服之良再閱來章式嘉忠節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元祐元年十月

肇易歲元發新榮於萬物仰遵慈誨修舊好於兩朝遠飭使軺肅將禮幣庶迎壽祉式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元祐元年十月

獻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隣繼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諭陳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雪青詞齋祝文

伏以期年以來水旱作沴迨茲徂歲復苦常暘疾疫將興農末俱病方齋居而默禱庶精意之登聞敢祈

春臘之交沛然雨雪之賜願均介福敷錫羣生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

伏以歷冬不雪兩歲之憂疾疢將興麥麩就槁分命守土告于有神下民其咨天聽不遠毋愛同雲之澤

以成盈尺之祥苟利于民敢忘其報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

有敕朕之元老生以茲辰實爲邦國之華豈獨閨門之慶故命爾息往宣余懷仍分廩庫之良以助子孫

之壽。

相州賜大遼國賀與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眷言四牡之勞宜享加籩之禮式頒寵數以示至恩。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見傳宣撫問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九日

有敕卿等方冬出使涉春在塗遠犯風埃想勤跋履勉加鞭策卽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來修舊好克備多儀既陛見以告辭將駕言而反命載嘉勤勩宜錫燕私。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元年十一月

覽表具之道有行藏時有用捨歲不我與難以智求道之將行豈容力避大冒大利固當安而受之小行小廉非所望於卿者成命不再可無復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元年十一月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既穫爲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爲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爲。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卻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歲首奉觴禮成復命改轅北道弭節近藩宜錫宴私以彰眷寵。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卻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有敕卿等遠達使辭載嚴歸駟方改轅於北道暫弭節於都門益重眷懷往伸燕饌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飭使軺來修隣好屬此方春之旦宜均既醉之歡爰命燕胥以昭眷寵

皇帝達太皇太后迺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百年之好既講於春朝萬壽之儀兼陳於幄殿恭因省侍具述來音感懌之懷言宣莫罄

皇帝迺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東風協應感徂歲之更新遠使交馳導歡言而講舊粲然禮幣申以書詞欣懌之深敷陳罔究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方面重寄無逾老成丘園歸休難遂雅意特頒珍劑以示至懷方此沍寒益加調養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大政所關西臺爲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卽欽承毋煩退避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敕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與龍節人使赴闕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抗旌遠道弭節近郊乃眷勤勞良深軫念特頒燕衍以示惠慈

卷二

皇帝爲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曆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增忱惕於履霜。恭惟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恢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神。望松柏於橋山。永懷悲慕。

皇太后殿夫人爲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祲之辰。無復稱觴之慶。恭惟謚號皇帝。道齊覆載。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陵於銅雀。涕慕空深。

皇帝爲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始餞餘寒。復興嗣歲。望寢園而增慕。悼日月之不留。恭惟謚號皇帝。道貫百王。澤涵萬宇。永瞻帝所之樂。坐起堯牆之悲。饋奠莫由。馳誠罔極。

皇太后殿夫人爲年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葦桃在戶。徒講三朝之儀。椒柏稱觴。無復萬年之壽。恭惟謚號皇帝。功施無外。德洽有生。隨鼓漏於寢園。莫親饋奠。望衣冠於原廟。空極涕流。

皇帝爲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旣成春服。時方禋洛之初。祗謁寢園。古有薦饋之禮。恭惟謚號皇帝。配天立極。如日載陽。仰餘澤之

旁流致羣生之遂茂。光靈愈遠。涕慕空深。

皇帝爲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

伏以寢廟告成。永勳廓然之感。柏城森列。遽興拱矣之悲。恭惟諡號皇帝。澤浸函生。慶垂後裔。配天無極。奉謨訓以長存。示民有終。恨神游之安在。恭修祥奠。莫訴哀誠。

皇帝爲神宗皇帝大祥內中奏告表本

伏以追號罔極。實抱終身之憂。祥禫有期。蓋追先王之禮。恭惟諡號皇帝。睿明照世。神智自天。雖清廟肅雍。瞻之莫見。而威顏咫尺。凜然常存。悲慕之深。華夷所共。

皇太后殿夫人爲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酌獻表本

伏以懸馭上賓。日以遠矣。隙駒過邁。祥而廓然。恭惟諡號皇帝。道始家邦。化刑夷夏。天地之運。固代謝於陰陽。草木何知。徒興悲於霜露。莫親饋奠。惟極哀誠。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孫固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年。視民如子。君子可以忘勞。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並隆。中外所服。故起之祠館。付以留籥。使士有所矜式。民有所依怙。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謀安。引年求避。此疏遠小臣之事。非所望於卿也。尙體至意。勿亟懷歸。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孫固卿英宗所擢。以遺神考。乃眷舊學。用之西樞。朕卽位二年。未見君子。每惟圖任舊人之意。常有越

在外服之歎。矧欲辭位而去。遂安丘園哉。三川重鎮。務舉大體。簿書期會。則有司存。優遊卒歲。可以忘者。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廊廟之舊。歷事三朝。名德並隆。如卿者有幾。無故釋位。其謂朝廷何。卿既自爲謀。亦爲乃后謀之。勉遵前詔。以慰中外之望。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朕永懷三宗。追用其人。所以尊禮慰藉其意者。自以爲無失矣。而卿浩然懷歸。若不可復留。何哉。勉徇大義。毋違朕志。

撫問熙河蘭會路臣寮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服勤疆場。賦政兵民。言念劬勞。實分憂顧。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在京諸宮觀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密音如昨。新穀再升。望仙馭於帝鄉。陳法筵於淨宇。人天來會。共修最勝之緣。梵釋同游。永錫無疆之慶。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安禮口宣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久去廊廟。出臨江淮。綏懷流亡。肅遏寇盜。遠惟勤瘁。特示撫存。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敕清臣。春之方中。月後幾望。篤生王國之彥。蔚爲廊廟之華。神既聽於靖恭。民亦宜於愷悌。膺我慶賜。永

綏壽祺。

景靈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恭承仙馭。奄宅殊庭。馨海宇以駿奔。儼人天之景從。願回日月之照。少答神民之心。乃眷新宮。永垂餘慶。

垂拱殿開啓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喪期有數。方歎於壑舟。法海無邊。聊資於岸楫。有嚴祕殿。恭啓淨筵。時御六龍。徘徊宮闕。永同千佛。陟降人天。

賜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宗隱生日禮物口宣

有敕卿屬尊望重德厚慶隆。方誕育之令辰。有匪頒之故事。克膺壽祉。永服寵光。

天章閣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唐虞稽古。雖絕名言。文武重光。已新崇構。下慰華夷之望。仰慕天日之容。將往宅於靈宮。永懷攀慕。願少安於祕殿。無盡瞻依。

賜皇叔祖寧國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宗愈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望重宗盟。德隆藩服。載協誕彌之旦。光膺積慶之餘。特示寵頒。永綏壽祉。

內中福寧殿下寒節爲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齋文

伏以甚雨疾風。感春律之將變。鑽燧改火。悼喪期之不留。爰啓淨筵。以資冥福。願登大覺。永濟函生。

賜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漢東郡王宗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日
有敕卿爵齒既隆。德望斯稱。載更誕日。胥慶家庭。式侑燕私。以資壽祉。

內中神御殿張挂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優如在位。威不違顏。雖天日之光。固難形似。而神人之奉。永有瞻依。悲慕愈深。照臨無極。

神宗皇帝大祥祭訖撤饌除靈座時皇帝躬親扶神御別設一祭祝文

伏以俛就終喪。禮當卽遠。永瞻陵廟。將徹几筵。攀慕若疑。追懷罔極。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二月

有敕汝等觀光上國。述職遐方。屬茲改火之辰。想有懷歸之念。宜頒燕衍。以示恩私。

賜新除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偏州不允詔元祐二年二月

敕忠彥。朕嘗覽閱古之圖。觀宗臣之文。俯仰今昔。有槩於心。會中山闕守。差擇人門。卿庶幾焉。勉副朕意。何以辭爲。

賜樞密直學士守兵部尙書王存乞知陳州不允詔

敕王存。卿出入四朝。更涉夷嶮。金石之節。終始惟一。六卿之長。所以倡九牧而厚風俗也。豈以職事煩簡。爲輕重哉。君子出處。朝廷之大事。而風雨寒暑。膚理之微疾也。姑安厥位。以稱朕意。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

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玉樓深。龍顏髣髴笙簫遠。腸斷屬車音。離宮春色瑣瑤林。雲闕海沉沉。遺民猶唱當時曲。秋鴈起汾陰。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親詣行禮祝文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奕奕祠宮。巍巍天象。聖靈雖遠。哲命惟新。仰瞻如在之威。永錫無疆之慶。敢祈昭鑒。下燭微誠。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青詞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天鑒不遠。誠感則通。方寶構之肇新。宜真游之降格。具嚴法席。高詠靈篇。內安清淨之居。外錫烝黎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表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馭風雲闕。既參日月之光。弭節琳宮。尙答神民之望。爰開法會。庶款真庭。願推往聖之心。永錫函生之福。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啓道場齋文

伏以祠宮夙啓。真室告成。仗勝會於佛僧。導靈游於梵釋。更推餘祉。旁及含生。

賜朝散大夫試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元祐二年三月十三日

敕堯俞負中外之望。居得言之地。朕方虛己。樂聞嘉猷。乃者水旱連歲。民流未止。賊盜將熾。財力靡敝。卿既欲圖實效以酬恩。朕亦將考所言以責實。偃息藩郡。豈所望哉。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元祐二年三月十七日

期年以來。水旱作沴。振廩同食。冠蓋相望。已責勸分。公私並竭。惟待一熟之麥。以蘇垂死之民。而冬不雨。

以徂春。苗將秀而不實。顧惟冲昧。有失政刑。感傷陰陽。延及鰥寡。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神聰明。毋愛膏澤。則民有息肩之漸。神無乏祀之憂。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元祐二年三月

敕韓絳。春夏之交。寒燠相沴。起居之節。調適爲難。眷予元臣。久勞于外。宜加存問。且錫珍良。勉蹈至和。以符眷倚。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茶藥。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敕馮京。卿以篤老。久勤外服。留籥之重。擁髦而東。蒙犯氛埃。徒御良苦。宜省思慮。近藥物。勉遵時令。以副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擢自祖宗。輔翼先帝。德望之重。天下聳聞。與其置之一方。勞以民事。不若歸安闕下。式瞻儀刑。請老閒居。固非所望。嘉猷入告。夫豈不能。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爲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爲人臣謀。則老者當逸。今朝廷待卿之意。酌處其中。奉朝請於琳宮。所以系民望。釋負荷於留籥。所以慰雅懷。勉及清和。亟還朝著。

賜新除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詔書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全魏之寄。舊德爲宜。勉卽征途。以答民望。往頒珍劑。昭示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聽齒俱高誠請彌確重以民事久勞元臣既飭還車宜頒珍劑尙加調養以副眷懷

大相國寺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早曠既久麥禾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愍寬我憂危

集禧觀開啓祈雨道場青詞

淵淵龍王水府聖衆饑饉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爲雲雨之司涵濡之功指顧而辦罔吝天澤以答民瞻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詔向遣行人往賻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章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

諸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青詞齋文

饑饉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仰惟至道之助推廣上天之仁召呼羣龍時賜霑澤罔以不德而廢其言

天地社稷宗廟神廟等處祈雨祝文

惟德弗類致常暘之災斯民何辜有薦饑之懼旬浹不雨麥禾皆空備省再三夙夜祗慄引領雲霓之望披手溝壑之餘既窮之詞其忍弗聽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卽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才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亮篤誠。坐屈羣策。旣以天下公議。而用於此矣。豈以卿之私意而聽其去哉。水旱之災。不德所召。卿當助我。求所以消復之道。不當求去我也。詩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勉思厥職。以答民望。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旣富。卿之自信。亦豈一日而成功。常陽之災。天以警朕。夙夜祗懼。與卿同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

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方茲仰成倚以爲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石柱本朝善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尙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敕百祿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于至當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五日

有敕汝等恭持方物來款塞垣冒涉修途觀光上國宜頌燕勞以示恩私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宮觀小郡差遣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三日

敕公孺朕願懷西方思得賢守使邊有備而民無擾以卿者老練達德宇淵靜秦又舊治吏士服習臥護諸將無以易卿

故聽宜劉氏堂祭文

奉侍有年肅雍靡懈今其亡矣良用惻然沒而有知來舉茲奠

故聽宣劉氏墳所祭文

盡瘁內職。歸全近郊。旣掩諸幽。往致斯奠。責其窀穸。極爾哀榮。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天人之交。應若影響。雨暘不順。咎在貌言。失之戶庭。害及寰宇。求治雖切。不當天意之中。聽言雖多。未聞民病之實。刑罰有過。賦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避坐徹膳。猶當許其自修。悔禍轉災。庶或救之。將監於神。蓋反掌之易。而民免擠擊之憂。仰瞻雲霓。待命旦夕。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乃者常暘爲災。歷時愈熾。念咎責已。寧丁我躬。求哀籲天。並走羣望。果蒙膏澤之賜。一拯流亡之餘。我愧于民。敢廢無災之懼。神終其賜。願必有年之祥。

鄭州超化寺祈雨齋文 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伏以常暘爲災。歷時愈熾。秋穀未藝。夏苗將空。天意未回。佛慈所愍。願以不思議智力。大解脫神通。時興法雲。普賜甘澤。

鄭州超化寺謝雨齋文 元祐二年四月九日

等慈應物。不倦於禱求。神智無方。何難於膏澤。旱沴旣弭。農民其康。仰惟不宰之功。豈待有爲之報。爰修淨供。少達純誠。

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 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伏以肇新寶構。祇奉辟容。修妙供於珠庭。結勝緣於淨衆。眞游永奠。法會告成。普冀含生。悉蒙餘祉。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元祐二年四月十三日

敕韓縝誕彌之慶。遠邇攸同。眷惟外服之良。來效右牽之禮。言念誠恪。不忘歎嘉。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許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卿以膝下之養。爲宗人之法。古之爲政。孰大於此。而欲以親辭職耶。其益修厥官。以稱吾意。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所治雖簡。而所寄甚重。卿爲宗室祭酒。德度之美。刑于中外。朕方慶瓜瓞之茂。而欲觀麟趾之應。益勵厥職。無棄爾成。

永裕陵修移角堦門戶柏窠奏告神宗皇帝祝文

園寢之奉。巡行以時。增植所宜。卜云其吉。先事而告。亦禮之常。

永裕陵修移角堦門戶柏窠祭告土地祝文

寢園之奉。栽植以時。惟爾有神。實嚴所守。敢祈昭鑒。永底平寧。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遠涉修塗。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頌燕衍。以示眷懷。



蘇東坡內制集

卷三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逮受顧命。弼予冲人。義旣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

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祥除之初。念我聖祖。所與共政。不忘舊人。而卿博學多聞。通練古今。小心畏慎。不見過失。力引求去。爲之惘然。勉留輔予。益祇厥服。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朕卽位二年。水旱繼作。致災之故。實惟冲人。旣延及於無辜。復貽憂於文母。是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實欲深念厥咎。豈徒見之空言。而雨不崇朝。農猶告病。欲徇來請。惕然未寧。其一乃心。勉正厥事。毋重朕之不德。以答天之深戒。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早暵之罰。自冬及夏。天之降災。如此其久。則夫致災之道。豈一日而然哉。雖力行罪己之文。尙恐非應天之實。而卿等以膚寸之澤。遽欲卽安。覽之惕然。未敢自赦。其交修不逮。務盡厥誠。期茲歲於有秋。雖復常

其未晚。

集禧觀洪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齋文

德有愧於動天。敢辭屢請。道無私而應物。豈間微誠。霈一雨以咸周。起三農於既病。仰承靈貺。莫報深仁。集禧觀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早曠爲災。禱求屢瀆。賴神之賜。霈澤以時。蓋至道之無私。豈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答靈休。賜尙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綜轄樞機。雍容廊廟。義當體國。謀豈先身。往喻至懷。少安舊服。賜溪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敕書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敕彭允宗族居裔壤。心慕華風。來脩任土之儀。遠效充庭之實。載惟懃悃。良用歎嘉。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餼口宣元祐二年五月十二日

有敕卿力辭繁劇。歸卽燕安。想見老成。渴聞嘉話。特頒牢醴。以勞駉駉。神宗皇帝禪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

寒暑之變。忽焉再期。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卽吉之典。莫遂無窮之哀。神宗皇帝禪祭皇帝親行祝文

既祥之餘。徒月而吉。迫於先王之禮。徒有終身之憂。瞻仰聖靈。伏深感慕。神宗皇帝禪祭皇太后親行祝文

喪期有數。禫月告終。哀雖未忘。禮弗敢過。追慕之至。中外所同。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第五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允批答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朕以寡昧。膺受多福。常欲損上益下。畏天之威。矧茲旱災。咎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既至。封章屢上。勉從其意。甚媿於中。夫天之有風雨雷霆。猶朕之有號令賞罰。朕不修明其事。何以責應於天。永思其終。無忘納誨。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第五表請太皇太后復常膳許批答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德積無素。民罹其災。精誠莫通。禱不時應。雖蒙膏澤之報。僅救焦枯之餘。勉徇來衷。猶虞後患。其謹視盜賊。勲卹流亡。益務交修。以裨不逮。

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神游之庭。井泥不食。日辰之吉。浚治以時。諗爾明靈。庶無悔咎。

賜新除尙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劉摯。朕昔聞卿言。今任以政。已試之效。見於事功。廊廟闕人。以次遷用。宜其右不宜其左。能於昔不能於今。豈有是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王存。朕歷選百辟。試之以事。醇厚而文。剛毅而和。更涉變故。德守不移。無逾卿者。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朕非以是富貴卿也。其何以辭。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德茂宗枝望隆公衮推本流長之慶有嘉震肅之辰宜是寵頒以綏壽祉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二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垂及都門遠涉暑塗想勲行李式頒燕行以示恩私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敕堯俞連蹇三黜栖遲十年士無賢愚爲國太息如珠玉之在泥土麟鳳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於久廢之中用卿於期年之內天下拭目欲觀所爲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便郡而求去豈獨於卿有報國未遂之歎亦將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譏勉復舊曹以全大節

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佺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有敕卿世濟勳勞德隆藩戚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喜之私膺我寵頒永增壽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士有品目定於僉言器之廟堂蔽自朕志豈有僉言旣穆朕志不移而用過謙之詞反已成之命亟服乃事宜無復云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

爲國不患於無人有人而不用之爲患事君非難於辭寵居寵而無媿之爲難吾之用卿計已審矣卿之自信又何疑哉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有莫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先皇帝天覆四方。子養萬物。至今窮髮之表。尚餘流涕之民。而況宮庭之間。母子之愛。粗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非不欲作。卿等謹於率禮。篤於愛君。徒欲亟舉舊章。顧未深明吾意。三復太息。難於臆從。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禫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爲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蹈先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潛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悽耳之聲。干戚羽旄。皆眩目之具。哀旣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遇密之制。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歲月。金石在御。惻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朕少遭閔凶。僅畢祥禫。雖俛就企。及非以過制爲賢。而創巨痛深。不能以禮自克。觀過其黨。聖人許之。禮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誠重違國老之忠告。姑欲盡人子之至情。

賜太師文彥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冊第二表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吾聞聖人以天下爲憂。未聞以位號爲樂也。損己裕物。畏天檢身。此吾平日之本心。非獨遇災而一發也。

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卿等以是輔我。顧不美哉。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敕韓絳向以宏才臥護北道。凡斯民之利病。蓋一方之安危。朕方虛懷以待元老。冀疾病之有間。得雍容而造朝。時聞嘉言。以輔不逮。告老之請。殊非朕心。

賜韓絳乞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元老在位。邦之榮華。徒以精神折衝。非以筋力爲禮。游神道館。擁節家庭。於卿同告老之安。而國有貪賢之美。勉自輔養。期於少留。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敕純仁。卿天資文武。世濟勳勞。載嘉誕日之臨。豈獨私門之喜。宜膺慶賜。以介壽期。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之本性。以清淨寂寞爲樂。雖在平日。無游觀聲技之念。矧艱難之後。哀疚之餘。中夜以興。方食而歎。將不堪其憂者。豈有意於樂哉。雖欲勉從。未能自克。忠告屢却。愧歎兼深。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鐘鼓以導和。羽籥以飾喜。誓之飲食之節。適於口體之宜。今衰麻之除。莫敢逾制。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等上第三表請太皇太后受冊許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上順帝則下酌民言。處以無心。期於寡過。卿等以爲協氣旣應。羣謀僉同。若固違典禮之常。恐莫慰天人之望。遇災而懼。昔者非以爲謙。聞義則遷。吾亦豈敢自必。勉從故事。以副嘉言。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銀鈔鑲錦被褥等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持慶幣。來講鄰歡。徒馭少休。舍館旣定。首膺寵錫。當體眷懷。

賜新除試吏部侍郎范百祿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夫以天官之貳。治夏卿之選。簿書繁重。條格紛委。苟非其人。則士之失職而無告者多矣。朕難其材。不以輕授。卿有應務之敏。而行之以勤。有守官之亮。而濟之以通。往行其志。何以辭焉。

賜皇叔楊王顯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有敕卿屬尊魯衛。德重間平。每臨載育之辰。永錫無窮之慶。宜膺寵數。以介壽祺。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卻迴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歸途。再離秋暑。駕言近郡。少憩旋車。宜示眷懷。往頒燕俎。

賜外任臣寮進奉坤成節銀敕書。元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敕劉昌祚。汝承流外服。雅意本朝。爰因載誕之辰。遠致同寅之禮。眷惟忠盡。良極歎嘉。

雄州撫問大遼使副賀坤成節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抗旃脩好。馳傳及疆。遠涉暑途。實勞驂馭。特加存撫。式示眷懷。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敕安燾。人才之難。從古所歎。圖任以舊。爲國之常。卿以瓌異之資。荷艱難之寄。勲勞靡懈。望實愈隆。雖云超陞。不改疇昔。徒以任之既久。則責之宜專。知無不爲。乃所望於卿者。卑以自牧。亦何補於國哉。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似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有敕卿以棣華之親。襲瓜瓞之慶。載臨誕日。宜厚寵頒。服我異恩。永膺介福。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覽表具之。論材考德。聖人所以公天下。難進易退。君子所以善一身。權之以義。孰爲輕重。訓兵論將。威懷戎狄。卿以是事上。豈不賢於逡巡退避也哉。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覽表具之。德稱其服。臣主俱榮。食浮於人。上下交病。朕之爲天下慮。甚於卿之自爲謀也。思而後行。有出無反。成命不再。卿毋復辭。

賜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五日

有敕卿以舊德。簡在朕心。成命既孚。僉言咸穩。宜卽祇受。毋煩固辭。

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爲築蘭州西荆堡城下同

敕孫路。宜力計臺。悉心邊政。相視衿要。繕完保障。訖用有成。不愆于素。使虜無可乘之便。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敕王文郁。汝以禦侮之才。當專城之寄。百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成無窮之利。達于朕聽。良用歎嘉。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七月七日。國家尊異耆老。砥礪廉隅。凡致爲臣。必厚其禮。而況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身任安危。位兼將相。永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極一品褒崇之榮。成命既孚。僉言惟允。宜從中外之望。罔徇謙沖之私。

賜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朕惟耆老成人。雖或謝事。耄期稱道。終不忘君。其在丘園。豈殊廊廟。嘉猷入告。卿其不易此心。大事就訪。朕亦敢忘斯義。命秩之數。典冊之文。不如此無以慰朕心。而答民望。國有常典。卿毋復辭。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日。

有敕卿等抗旌來聘。已事言還。方次邊城。少休候館。宜頒燕俎。以勞歸驂。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忠存體國。義切戴君。結妙果於三乘。祝慈闈之萬壽。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致命寶鄰。出游禁籞。爰敦射事。以佐賓歡。宜旌審固之能。式厚珍良之賜。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脩塗。來陳慶幣。舍館初定。徒馭實勞。宜錫餼牽。以昭寵數。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申講隣歡既執贄以造廷亦展幣而成禮宜加寵錫以示眷存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翊贊大猷倡先多士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同竭忠嘉助成孝治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汝等款塞觀光趨庭效貢屬誕彌之稱慶均燕衍以示慈祗服寵嘉式旌忠恪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同罄純忠力脩勝果用祈慈壽既徹梵筵宜有寵頒以昭眷遇

賜皇伯祖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表率宗盟助成孝治祝延慈壽仰扣佛乘既畢梵筵宜加寵賚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乃心王室同輸欵報之誠稽首佛乘共祝無疆之壽既成法會宜示寵頒

賜皇叔楊王荆王禮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賜皇叔楊王荆王禮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德冠邦家。義兼臣子。脩勝緣於西竺。祈壽嘏於南山。宜有寵頒。以成法會。

賜新除依前靜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誥敕書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敕朕子養兆姓。囊括四方。譬之於天。豈吝膏澤。卿守藩滋久。事上益虔。高爵隆名。極其榮顯。庶緣大寵。以服民心。其思盡忠。以稱恩禮。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講成聘禮。歸次都門。復此少留。逝將言邁。宜頒餞。以寵行騶。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元祐二年七月

嘉月令辰。篤生壽母。珍函重幣。交慶寶鄰。已恭致於德音。復欽傳於慈旨。其爲感懌。未易名言。

皇帝迴大遼皇帝問候書元祐二年七月

四牡遠馳。遠勤於使介。尺書爲問。申講於鄰歡。方履素秋。克膺純福。益祈保護。式副願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太廟并諸陵祝文元祐二年六月十九日

伏以祗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眇冲。亦敢忘於褒顯。將奉寶冊。率循舊章。涓日甚良。先期以告。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景靈宮等處青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伏以祗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眇冲。亦敢忘於褒顯。將事寶冊。率循舊章。徼福于神。先期以告。

賜前兩府并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敕元發歲將墮戶工告始裘宜頒在笥之珍以示維藩之寵服之安煖體我眷懷

賜諸路知州職司等并總管鈐轄至使臣初冬衣襖敕書

敕馮潔已王事靡盬日月其除屬霜露之戒寒待衣裘而卒歲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諸路蕃官并溪洞蠻人初冬衣襖敕書

敕賸氈職在捍邊志常面內屬此嚴凝之候宜均輕煖之恩服我寵頒益思忠報

賜諸路屯駐駐泊就糧本城諸員寮等初冬衣襖都敕

敕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祈寒爰志捍城之勞普均挾纊之惠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功告遷諸神御祝文元祐二年八月二日

頃詔有司恭脩幄座暫安別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告成宜真游之來復願垂昭鑒及此良辰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脩神御帳座畢工奉安諸神御祝文元祐二年八月二日

幄坐告成允協歲時之吉靈游永奠復瞻天日之光庶俾後人仰蒙餘慶

賜西南羅蕃進奉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敕汝世爲要服時款塞垣志慕華風來脩職貢載惟忠恪良用歎咨

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寮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等夙分邊寄。深識虜情。屬此盛秋。勞於警備。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熙河秦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持節宣風。久分憂寄。調兵足食。想極賢勞。宜有寵頒。以彰眷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茶銀合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釋政廟堂。均勞方面。兵民之重。綏御實勞。往諭至懷。仍加寵賚。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偁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八月十六日
有敕。卿棣華襲慶。桐葉分封。載臨震肅之辰。特致壽康之祝。其膺寵錫。以介神休。

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涇邊一州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敕李常在泮獻馘。亦儒者之常。挺劍疾鬪。蓋孔門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捍邊。治癰疥之疾。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纓而往者。卿之本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蓋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爲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

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呂公著詔卽改云。惟彥博與卿而已。方資其著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略無益之儀。毋或固詞。以稱朕意。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枉直之權。二年于茲。百度惟正。事旣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爲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鑿物。心且不勞。而况於力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朕以天下之大。知爲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有抱火措積薪之懼。正賴多士。協爲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膂力之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爲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相顧而自疑。而況邊鄙未寧。兵民多故。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疏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輔不逮。期於有成。

賜宰相呂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有敕。全德之老。朕所仰成。大義未安。卿當畏去。純忠所激。微疾自除。

賜新除兼侍讀依前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蘇頌。朕惟左右正人之求。甚難其選。以爲直亮多聞之益。宜莫如卿。方虛懷於至言。豈曲從於遜避。亟服乃事。毋煩固辭。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導引歌詞

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羌戎。渭橋夾道千君長。猶是建元功。西瞻溫洛與神崧。蓮宇照瓊宮。人間
俛仰成今古。流澤自無窮。

劄子元祐二年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準內降指。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
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座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昨曰。
伯父蓋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
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蹙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
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
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
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
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取進止。

御寶批依奏脩撰允所請批答進入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卿義重股肱。望隆堂陛。陛廉遠則堂皇峻。股肱逸而元首安。故出異恩。特鑄苛禮。爾卿深執恭巽。力守典
刑。確然自陳。義不可奪。勉從其意。愧歎于中。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函拜爲可略。古之道也。卿謹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爲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况其下者。今卿助我爲治。自以爲旣成矣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己。仰成輔弼。雖疎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於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乂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之在位。爲德與民。朕意不移。徒煩屢請。速起視事。毋復固辭。

賜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脫屣軒冕。頤神丘園。不爲絕俗之高。愈篤愛君之意。喜聞冊號。請覲內廷。在臣子之誠心。卿爲盡節。顧筋骸之末禮。吾所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免相位不允詔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敕宰相之責。綏靖四方。羌人既俘。士氣益振。長轡遠馭。方資老謀。卿不強起。執卒吾事。近以二老之故。削
函拜之禮。而彥博執謙不回。朕既從其請矣。卿起就位。復何疑哉。

賜皇弟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咸寧郡王侯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眷予母弟。誕慶茲辰。載詠斯干之祥。宜均既醉之福。祇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辭免入朝拜禮。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勳德愈高。謙恭不伐。盡事君之禮。忘屈身之勞。重違嘉言。特寢前命。

生獲鬼章文武百寮稱賀。宣答詞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太皇太后

種羌叛渙。西鄙釋騷。首出偏師。遂擒元惡。安邊之喜。與卿等同之。

皇帝

凶狡就俘。羌戎一震。既增吏士之氣。亦寬戍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

八月二十八日入內高班蔡克明傳宣取批答宰臣以下賀生獲鬼章表

太皇太后

國家偃兵息民。函養中外。鬼章無故犯順。神人棄之。雖廟社無疆之休。亦將相一心之助。封章來上。嘉歎
不忘。

皇帝

中。朕上承慈訓。下盡羣策。務漸寬於民力。本無意於邊功。旣狂狡之就擒。知休息之有日。再閱來奏。嘉歎于

日。賜皇叔成德荆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荆王顒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八月二十

有敕。卿以名世之傑。居叔父之親。乃眷良辰。實鍾餘慶。宜膺異數之禮。永錫無疆之休。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允批答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卿執德惟一。守禮不回。不以坐論爲安。而以拜上爲泰。使朕不盡養老之意。而卿得畏威之道。勉從其志。嘉歎不忘。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君之視臣。譬之手足。方責其大。不強爲難。而卿深執謙恭。力求避免。深惟孔子事君盡禮之義。曲從其請。以傲惰媮。

熙河蘭會路賜种誼已下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漢蕃將校以下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旣俘凶渠。備見忠力。各加犒賜。用示眷懷。

賜保靜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位隆將相。德重宗藩。方秋律之旣深。紀門弧之多慶。宜膺寵錫。以介壽祺。

撫問劉舜卿兼賜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卿翰屏西服。威懷種羌。嚴兵盛秋。得雋戎落。特遣勞問。仍示寵頒。

賜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職事。出按邊防。屬此軍興。想勞心計。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陝府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游師雄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儒臣。習知疆政。王事靡盬。周爰咨謀。宜有寵頒。以旌勲瘁。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諸帝祝文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穆神考。陟配在天。有嚴祠宮。從祀我祖。時日協吉。聖靈其安。寵綏後人。永錫純嘏。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皇在天。不冒在上。矧此山陵之近。顧瞻兩都。宅於嵩洛之間。上聯五聖。有嚴淨宇。會聖宮改爲真館。祇

奉粹顏。願追梵釋之遊。會聖宮改爲仙聖之遊。永答人天之望。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恨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氈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爲民除蝥螿。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邛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爲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爲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者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沖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之所以欲去者。二。疲於朝會。勞於應物。一也。功成身退。欲享其樂。二也。而吾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傑人之資。開物成務。世不可闕。一也。弼亮四朝。更涉變故。謀無遺策。二也。名冠天下。進退之間。爲國休戚。三也。吾方盡養老之道。殺禮以優賢。廟堂之上。猶有足樂。則夫卿之欲去者可回。而吾之必留者。蓋不可易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九日

有敕。朕上承慈訓。下酌民言。秉國之成。非卿莫可。來請雖切。朕意不移。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於安佚。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於艱難。召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涕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於朝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君子安身業德。如山嶽之鎮。開物成務。如江河之流。若山嶽之鎮。動搖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則物將交病。人亦何觀。朕之望卿。無以異此。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百辟。威聞四夷。進退之間。輕重所寄。毋煩屢請。朕命不移。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九月十日。

敕彥博。卿求退之意。著於士民。執謙之心。信於天地。勉當委重之託。初無懷祿之嫌。大義苟安。細故可略。朕命不再。卿其少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敕彥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爲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爲詞。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啓資薦神宗皇帝道場齋文。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橋山永望。莫瞻弓劍之餘。陽月載臨。徒增霜露之感。招延淨衆。崇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真馭。

撫問秦鳳等路臣寮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綏馭兵民。布宣條教。眷惟忠藎。淨極劬勞。屬此早寒。各宜厚愛。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啓道場齋文。元祐二年九月十七日。

原廟告成。神游旣奠。雖聖靈之無礙。對越在天。從世法之有爲。歸依於佛。普願幽明之域。悉登淨妙之庭。

集此勝因以資仙馭。

白溝驛傳宣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及賜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念此脩塗喜於入境宜加燕勞以示眷存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之廟參用唐制就佛老之祠乃眷洛都載瞻園寢並興靈宇以奉神嬉閱惟沖人恭蹈成憲謹擇良日臨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答人天之望

沿路撫問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已下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鄭州

有敕卿等恭持使節祇事祠宮遠涉郵途實勞啓處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鞏縣

有敕卿等出使別都展儀原廟衝涉微凜勤勞遠途體此眷懷宜加調衛

西京

有敕卿等暫去闕庭服勲郵傳奉祠之重率禮爲勞已事過歸式符眷遇

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有敕流澤之深積慶之厚嘉此良日篤生賢王受茲多儀永錫難老

永裕陵十月旦表

戒寒瑾戶。倏及於秦正。前晦行陵。祇循於漢禮。恭惟謚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農。追述養民之政。厲兵講武。敢忘經國之謀。永望寢園。益增感慕。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已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有敕。卿等既成原廟。復奠神游。乃眷元臣。往嚴盛禮。宜均燕衍。以示眷存。

賜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工部侍郎蔡延慶。乞知應天府。不允。詔。元祐二年九月十六日。

敕延慶。入侍禁近。出殿藩服。已試之效。藹然有聲。今若予工。宜有餘力。夫游刃肯綮。尚不辭難。退食委蛇。豈當告病。膚理微疾。行當自痊。勉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外任臣寮等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馮京。職雖在外。忠不忘君。集勝妙之良因。致壽康之善贖。眷言誠盡。良極歎嘉。

賜朝奉郎通判梓州趙君奭。進奉坤成節無量佛。敕書。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趙君奭。相好妙嚴。衷誠傾盡。汝期乃后。享無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極樂之世。永言忠愛。良用歎咨。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與龍節大使茶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隣歡載講。使節甚華。永言郵傳之勤。適此風霜之候。宜加寵賚。以示眷存。

趙州賜大遼皇帝賀與龍節副使茶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卿載馳遠道。良苦祁寒。豈無藥物之嘉。以輔寢興之節。宜膺寵錫。尙體至懷。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并應天禪院前一日。奏告諸帝祝文。

三靈眷命。六聖在天。崑崙之間。仙釋所館。惟茲吉禘之始。當祔出游之庭。念彼元臣。昔皆侑食。一新惟肖之像。永陪如在之神。敢冀威靈。曲垂昭鑒。

十月朔本殿夫人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兩霜隕籜。威閉塞於天時。收潦滌場。思艱難於王業。恭惟尊證皇帝。禹功紀地。堯則惟天。威加四夷。尙餘肅物之凜。仁及萬彙。永同挾纊之溫。省奉無期。瞻懷靡極。

賜熙河路副總管姚兪等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有敕。卿以武略過人。忠義思報。焚蕩虜境。宣明國威。特示寵頒。以觀來效。

賜尙書左丞劉摯生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敕劉摯。律協應鍾。辰集析木。實生俊輔。休有令名。膺我寵章。以介眉壽。

卷五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宮觀等處青詞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崑崙之間。山陵所在。嚴道釋之淨宇。奉衣冠之別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敢徵福於羣聖。庶流祉於含生。仰叩真靈。冀垂昭鑒。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處祝文

祗畏天明。率循祖武。進衣冠之原廟。鎮崑崙之靈祠。恭擇良辰。啓行仙馭。分遣執事。並告有神。

賜涇原路經略使并應守城禦賊漢蕃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戎虜逆天無故犯順忠義所激戰守有方犄角相望示以形勢犬羊自遁亭候無虞爰念勤勞不忘
嘉歎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敕彥博陽月載臨剛辰協吉篤生元老弼亮四朝允爲廊廟之華豈獨閨門之慶往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白溝驛御筵并撫問口宣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有敕卿等遠馳華節冒履薄寒眷言郵傳之勤少樂燕嘉之賜往申寵問式示眷存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乞知陳穎等一郡不允詔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敕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儒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
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遏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爲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元祐二年

塞律既周誕辰載紀恭被慈闈之誨俾脩慶幣之儀永介壽康式符頌禱更祈調衛以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元祐二年

大呂還宮攝提正丑載協誕彌之慶永膺壽考之祥臨遣使軺往陳信幣其爲欣禱莫盡名言

沿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大防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躋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祗奉此行禮既告成勤亦良

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

涖路賜奉安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并內臣等銀合茶藥敕書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馮宗道逮事有年追遠不懈屬祠宮之告具驂日馭以邁征往復之間忠勞亦至特加存問尙體至懷

涖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押班馮宗道并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

二年十月七日

有敕汝卿祇率官常往嚴像設屬此寒凝之候眷言往返之勞式示寵綏特加優錫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諸宮觀并諸陵青詞齋祝文元祐二年九

月二十七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

分命邇臣諸陵改分命邇臣字作分命有司恭致成事仰祈昭鑒永錫鴻休無任懇禱之至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祭諸神廟祝文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

分命有司往告成事庶祈靈祐永保鴻休

隆祐宮設慶宮醮青詞

伏以長樂告成光動紫宮之象清都下照誠通絳闕之僊祇率多儀肅陳菲薦永惟慈孝之本克享天人

之心介萬壽之無疆錫五禮之純備無任懇禱之至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五日

有敕卿勳在廟社名聞華夷允儲河嶽之靈宜享喬松之壽往頒寵數以慶佳辰

賜南平王李乾德曆日敕書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敕乾德眷彼海隅被予聲教宜有王正之賜以爲農事之祥動卹遠民以問嗣歲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曆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獻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謚號皇帝至仁無外全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覩乘時之迹昆蟲草木孰知成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正旦書元祐二年

歲聿肇新鄰歡載講恭被慈闈之誨遠通慶幣之誠益冀保頤永綏壽嘏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三陽朋來慶二儀之交泰兩朝繼好納萬民於阜昌申敕使車肅將禮幣願符善禱永介純釐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守禦邊疆憂勞夙夜屬茲寒沍想各康強特示眷存往申勞問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依前中散大夫陳安石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安石士出身從仕少壯陳力耆老守節朕必有以寵綏之卿逮事四朝跋歷中外號稱良能不見過失書閣之拜衆以爲宜無復固辭以遂成命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銀合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安禮朕求治如不及用人惟恐失之矧余良臣惟自神考出入中外厥聲藹然朕豈欲其遠去哉特以全蜀之寄甚難其選知卿篤於忠義當不以遠近爲意也勉事道路慎疾自愛住安吾民以稱朕意

撫問知河南府張瑛知永興軍韓縝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八日

有敕卿輟自廟堂出爲師帥勞於綏御寬我顧憂屬此寒凝勉加頤養

冬季撫問陝西轉運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歲事將畢農工旣休永言乘傳之勞未遑退食之佚勉加輔養尙副眷懷

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祖宗以來或輟鈞衡之舊與衆同樂非卿孰宜

賜皇弟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乃眷賢王惟予介弟篤生茲日流慶方來往致予言以爲爾壽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卿等久懃軫傳遠涉風埃旣漸邇於中邦方少安於候館往頒珍劑以示眷懷

雄州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恭修鄰好遠慶誕辰眷惟授館之初益喜造朝之近往申問勞式示眷存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使副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篤脩鄰好。言念乘輅之久。欣聞入境之初。式示眷存。往申問勞。

元祐三年春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其一 五言

鸞鷲龍旂色。琅琅木鐸音。數行寬大詔。四海發生心。

其二

陽谷賓初日。清臺告協風。願如風有信。長與日俱中。

其三

草木漸知春。萌芽處處新。從今八千歲。合抱是靈椿。

其四 七言

聖主憂民未解顏。天教瑞雪報豐年。蒼龍掛闕農祥正。父老相呼看藉田。

其五

昨夜東風入律新。玉關知有受降人。聖恩與解河湟凍。得共中原草木春。

其六

翰林職在明光裏。行樂詩成拜舞中。不待驚開小桃杏。始知天子是天公。

太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 五言

瑀刻春何力。欣榮物自知。發生雖有象。覆載本無私。

其二

小殿黃金榜。朱簾白玉鉤。一聲雙日蹕。春色滿皇州。

其三

仗下春朝散。宮中晝漏稀。兩廂休侍衛。應下讀書帷。

其四 七言

五日占雲十日風。憂勤終歲爲三農。春來有喜何人見。好學神孫類祖宗。

其五

共道十年無臘雪。且欣三白壓春田。盡驅南畝扶犁手。稍發中都朽貫錢。

其六

不獨清心能省事。應緣克己自消兵。傳聞塞外千君長。欲趁新年賀太平。

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 五言

寶冊瓊瑤重。新庭松桂香。雪消春未動。碧瓦麗朝陽。

其二

瑞日明天仗。仙雲擁壽山。倚欄春晝永。金母在人間。

其三

朝罷金鋪掩。人閑寶瑟塵。欲知慈儉德。書史樂青春。

其四 七言

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亦然。翠管銀罌傳故事。金花綵勝作新年。

其五

彤史年來不絕書。三朝德化婦承姑。宮中侍女減珠翠。雪裏貧民得袴襦。

其六

邊庭無事羽書稀。閑遣詞臣進小詩。共助至尊歌喜事。今年春日得春衣。

皇太妃閣五首

其一 五言

葦排猶在戶。椒柏已稱觴。歲美風先應。朝回日漸長。

其二

甲觀開千柱。飛樓擢九層。雪殘烏鵲喜。翔舞下觚稜。

其三 七言

孝心日奉東朝養。儉德應師大練風。太史新年瞻瑞氣。四星明潤紫宮中。

其四

九門挂月未催班。清禁風和玉漏閑。崇慶早朝銀燭下。楓環聲在五雲間。

其五

東風弱柳萬絲垂的。饜殘梅尙一枝。鹽館乍欣蠶浴後。棋壇猶記燕來時。

夫人閣四首

其一 五言

綵勝樓新語。酥槃滴小詩。昇平多樂事。應許外庭知。

其二

細雨曉風柔。春聲入御溝。已漂新荇沒。猶帶斷冰流。

其三 七言

扶桑初日映簾昇。已覺銅餅暖不冰。七種共挑人日菜。千枝先翦上元燈。

其四

雪消鴛瓦已流澌。風暖犀盤尙鎮帷。縹眇紫簫明月下。壁門桂影夜參差。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元祐二年

誕日載臨鄰。懽歲講封疆。雖遠暑刻不踰。惟信睦之交修。識情文之兩至。益深雅好。良極欣悰。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元祐二年

嘉平紀月震夙惟時屬茲慶使之來重以慈闈之間尋因省侍悉致誠言欣感之深敷陳罔究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公著卿三世將相四朝耆老賚我良弼實惟茲辰茂膺維嶽之靈永錫如陵之壽就頒寵數以示眷懷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仁以庇民忠以衛上誕彌之日慶慰良深往錫寵章以介眉壽

冬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分憂久外並塞早寒眷此勤勞形於軫念往加勞問式示眷存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有敕汝等奉琛來覲已事言歸式嘉慕義之誠宜有勞還之澤往頒燕衍祇服恩私

賜外任臣寮曆日敕詔書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敕韓縝朕肇修人紀祇畏天明欽若舊章式頒新曆凡我承流之寄共成平秩之功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四日

有敕卿等夙抗使旌少休郊館乃眷川途之邈載惟驂馭之勞特賜燕私以旌勲瘁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等遠乘使傳方造都門鵬此寒凝久於衝涉宜加就賜之禮以示勞來之恩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犯苦寒來修舊好載喜使華之近特申郊勞之儀服我恩私少留燕衍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興隆節功德疏等獎諭敕書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敕省奇等清涼之域僊聖所游爰因彌月之辰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勲至良極歎咨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篤修舊好少憇近邦屬冰雪之嚴凝念車徒之勤勩往加燕勞式示眷懷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兼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各竭乃心久勞于外屬此寒凝之候永惟綏馭之勩式示眷存往加勞問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有敕卿以元老臥護北門寬我顧憂想勞綏御屬茲寒沍益務保頤

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鑼等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解驂授館方講於鄰歡遣使勞來宜敦於主禮往加優錫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雄州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尙邈屬此冰霜之候眷言來往之勤宜錫燕私少紓行役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劉永年汝職在蕃宣義均休戚旅庭稱慶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彌月之祥。敷天同慶。眷股肱之畢力。延釋梵以祈年。申以寵頒。助其愷樂。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宜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慶。修淨供以祈年。宜有寵頒。以旌勲意。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興龍節酒果口宜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以弼亮之重。散勞王家。因誕慶之辰。修崇法會。宜頒芳旨。以示眷存。

賜大遼賀興龍節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宜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抗旌就館。已觀車騎之華。奉幣造朝。復歎威儀之美。就加寵錫。以示眷勲。

賜大遼賀興龍節十日內中酒果口宜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奉幣講歡。造廷稱壽。嘉禮儀之閑習。宜寵錫之便蕃。受此珍甘。以旌眷遇。

賜大遼賀興龍節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宜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使事既終。陛辭而後。少休賓館。將整歸驂。特示至懷。更頒嘉燕。

賜大遼賀興龍節瀛洲回程御筵口宜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已修舊好。復改北轅。雖候館之少休。眷歸途之尙邁。往頒燕俎。以示至懷。

賜新除寶文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敕之純。祖宗之文章。典謨訓誥。並實於世。典領其事。非有德君子。雖積勞久次。不以輕授。蜀遠而人僞。窮困抑塞。至無所訴。朕專欲以德安之。故內閣之命。非獨以寵卿。抑將使蜀人知朕用卿。蓋以德選也。其

深識此意。勿復固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指期夙駕。歲寒遠道。良用軫懷。宜有寵頒。以旌勤瘁。

賜皇伯祖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以義重宗藩。志存忠愛。先朝誕月。歸命佛乘。迨茲法會之成。宜有分頒之寵。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懷四方之志。挾五善之能。終日射侯。於是觀禮。宜申寵錫。以佐賓歡。

卷六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班荆館却回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聘事已成。征驂言邁。往餞於館。以華其歸。仍有寵頒。式昭厚眷。

永定院修蓋舍屋奏告諸帝后祝文

具嚴淨宇。祇奉寢園。眷惟焚燎之餘。少緩增修之役。仰祈昭鑒。永底燕寧。

永定院修蓋舍屋祭告土地祝文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伏以向因遺燼。延及淨祠。爰擇良辰。以興衆役。宜茲遣使。昭示有神。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守藩西域。慕義中華。聞踐祚之新。來致梯山之貢。眷言忠恪。良用歎咨。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遠馳信使。來效貢琛。載詳重譯之言。深亮勤王之意。益隆褒賜。以答忠誠。

賜諸路臣寮中冬衣襖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霜露荐至。衣褐未周。念我遠臣。何以卒歲。往均安燠之賜。尙體眷懷之深。

賜外任臣寮進賀太皇太后受冊馬詔敕。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敕。曾布禮以正名。國之舊典。載閱充庭之實。式將戴后之心。朕眷忠勤。良深嘉歎。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皇太后皇太妃受冊馬詔敕。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曾布典冊告成。宮闈之慶。事君盡禮。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馮京受鉞將壇。剖符畿甸。效充庭之駿足。慶冲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嘉歎。

賜資政殿學士知鄧州韓維進奉謝恩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韓維廟堂均逸。遠不忘君。駟駿在庭。儀名於物。載惟忠盡。良極歎咨。

賜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逵進奉謝恩馬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郭逵惟卿耆老。漸就退閑。不忘戴主之誠。遠效充庭之駿。載嘉忠盡。良極歎咨。

賜溪洞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溪布敕書。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敕彭儒武汝世能保境志在觀光遠修任土之宜來備充庭之實載惟忠恪良極歎嘉

接伴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送伴回程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並駕使軺遠敦隣好屬風霜之凝洌歷川陸之阻脩宜示眷懷特申問勞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久勤軺傳遠犯風埃眷言行邁之勞良極軫懷之意往頒珍劑以輔至和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遠乘使傳來講鄰權屬此沍寒尙勤行役往加問勞式示眷懷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大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遠慶春朝篤修鄰好永惟使事之重遂忘行役之勞旣極歎嘉宜申問勞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詔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徂歲向晚脩途苦寒方趨造於會朝未卽安於舍館往加恩錫增重使華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方次州封念此寒凝艱於涉履特申寵錫以示眷存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口宣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修聘事來會歲元眷言夙駕之勲宜有中途之賜受茲珍品喻我至懷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 日

有敕。卿等犯寒遠道。弭節近邦。少休夙駕之勞。式示加籩之惠。服我寵數。以增使華。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還車言邁。改轅北道。弭節近邦。眷言行役之勞。宜有燕私之寵。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以義重宗藩。膺馬改爲威藩。志存忠愛。先期誕月。歸命佛乘。逮茲法會之成。宜有分頒之寵。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誕彌之慶。縣宇所同。矧我臣工。方茲燕喜。宜有柔嘉之賜。以成豈弟之驩。

賜濟陽郡王曹佺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位重威藩。望隆耆德。歸誠覺苑。增祝壽山。宜有寵頒。以昭厚眷。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慶。脩淨供以祈年。宜有寵頒。以旌勤意。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詞語元祐二年十月二十日

伏以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應黃宮。復來於七日。君道寢長。陽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
遍物。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時成。問學西清。日將旦而羣陰伏。裔夷奔走。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自
識三靈之陰贊。如川方至。受命無疆。妾等待罪掖庭。備員婦職。共慶一陽之節。敢陳萬歲之觴。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消長有時。候微陽之來復。賢愚同慶。知君子之彙征。德化所加。神人並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明天縱。慈儉身先。振河嶽以不傾。地無私載。順陰陽而自化。天且不違。成功已陋於漢唐。論德蓋高於任姒。大有上吉。方獲助於三靈。既醉太平。當純備於五福。妾等職參長御。心奉慈闈。慶陽德之朋來。願天壽之平格。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曠腹奏功。驗人和於緹室。日官占物。效歲美於黃雲。慶自宮庭。澤均海宇。恭惟皇太后殿下。輔佐內治。儀刑王家。推美國風。夙茂周南之化。考祥義易。共成坤厚之功。方迎日於三微。敢稱觴於萬壽。豈獨宮闈之願。實同中外之驩。妾等猥以微軀。被蒙慈渥。抑獻岡陵之祝。庶殫草木之誠。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佳辰紀慶。聘事告成。申勅臣隣。往就舍館。同茲衍樂。服我惠慈。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花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勤使傳。來慶誕辰。臨遣重臣。往頒燕俎。仍加寵錫。以示至懷。

賜大遼賀正日使副銀鈔鑼等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通兩國之權。不遠千里。驅一乘之傳。來慶三朝。宜有寵頒。以昭異眷。

相州賜大遼賀正日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復理歸鞍。少休輔郡。念北轅之首路。犯西陸之餘寒。往致恩勤。曾留燕衍。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雄州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遠勤郵傳冒涉冰霜眷言往復之勞已次封圻之上宜頒嘉燕以示至懷

賜大遼正旦人使生餼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郵傳遠勤舍館既定宜敦主禮以犒馭徒往賜餼牽少紓勞瘁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自去歲以來數苦小疾尙能勉留以輔不逮近者神明所相體力自康視聽不衰步趨加健乃欲求去耶今御戎之策未有定議京東西河朔荐饑公私枵然方與二三巨圖之卿未可以卽安也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詔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彥博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書考四十自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爲家以天下爲身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當以居丘園爲樂也朕方待卿而爲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送伴正旦使副涖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銜命出使徂冬涉春適寒苦之倍常知勤勞之加舊勉驅郵傳來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旣勤闕庭少安館舍宜行慶賜以樂春朝往致甘芳式華觴豆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抗使旆來陳慶幣眷東風之協應嘉上日之同歡宜就驛亭往頒燕豆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方輿嗣歲既餞餘寒嘉鄰好之篤修念使華之少駐式頒珍異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正旦却回班荆館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方啓言念改轅之始少留帳飲之歡往推恩勲下及徒馭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寓館久勤趨庭告去不假壺觴之樂曷爲徒馭之華服我恩私少留宴衍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歸車夙駕屬此寒凝之末眷言往返之勤錫此珍芳以將寵遇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春幡勝口宣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剪刻之工風俗惟舊眷皇華之在館屬春陽之肇新宜有分頒以增賁飾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出游禁籞觀藝射侯弓矢既均禮儀卒度宜加寵賜以侑燕歡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三年

獻歲發春方祝永年之慶睦鄰敦好益修奕世之歡信幣精華書詞溫縟再維雅契良極欣悰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元祐三年

正歲履端遠勤於華使慈闈申慶重傾於珍函省侍之餘誠言已達永惟欣感莫究言宜

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陵忌辰奏告宜祖太祖太宗神宗皇帝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卜年之永恩洽於華夷諱日之臨感深於臣子恭惟謚號皇帝文武經世威靈在天每更不樂之辰尙有遺弓之慕山陵永望雨露增懷

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昭憲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懿章惠章獻明肅皇后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周南之化刑恭儉於多方渭北之游極望思於原廟恭惟謚號皇后道應圖史德參聖神顧明發之永懷仰徽音之如在載瞻園寢想見衣冠

皇太后殿內人爲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百年之畏化被於無疆終身之憂感深於不樂恭惟謚號皇帝德齊堯禹功陋漢唐道蓋始於正家謀方貽於燕翼追攀罔極慨慕徒深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祇遣輔臣往嚴像設敬鳳臺之仙宇粲龜洛之仁祠晬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效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心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資爾有衆宜體朕懷

賜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存生日詔元祐三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卿以宏才與聞大政誕日之慶豈惟閨庭寵錫之隆庶延壽嘏

瀛洲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正月五日

有敕卿等來修舊好遠冒祁寒涉歷冬春服勤郵傳式頒嘉燕以答久勞

賜試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便郡不允詔元祐三年正月十三日

敕趙瞻朕褒顯耆舊取其宿望養育俊乂待其成材庶前後相繼朝不乏人則堂陛自隆國有所恃方今在廷之士孰非華髮之良而卿以康強之年爲遠引之計於義未可蓋難曲從

賜保州團練使潞州總管王寶進奉戀闕并到任馬敕書元祐三年正月七日

敕王寶汝以選掄出分憂寄來效充庭之駿以將衛上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與龍節并冬至正旦馬詔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敕馮京震夙之祥旅庭稱慶歲時之會因物效誠乃眷元臣實勤典禮多儀克舉屢歎不忘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銜恩思報因物致誠效茲乘服之良示有驅馳之志永言忠蓋良極歎咨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功德疏詔敕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畢輸衛上之誠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忠蓋良極歎咨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粵自拱把至于棟梁僻然羣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茲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旣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

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著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爲厭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朕以冲眇。垂拱仰成。卿以耆老。圖任共政。無故而去。於義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覽表具之。難進易退。固君子之常節。久勞思逸。亦老者之至情。然心存社稷。則常節爲輕。身繫安危。則至情可奪。惟卿體國。豈待多言。苟大義之未安。雖百請而何益。宜安厥位。勿復此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覽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爲。予欲識人物之忠邪。故以卿爲水鏡。予欲知利害之輕重。故以卿爲權衡。苟明此心。雖老猶壯。與其輕去軒冕。獨善其身。孰若優游廟堂。兼享其樂。益敦此義。勿復有云。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一日

有敕。卿望重搢紳。義均休戚。如左右手。可須臾離。雖屢形於懇詞。必難移於朕意。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訐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皆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工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闕。蔚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相元和之政。以薦十三

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爲呂臣奉己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寤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我心是似。命召虎以來。宜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勳如故。

卷七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公著委重元老。朕之本心。歸安丘園。卿之素志。今於二者。酌處其中。使卿獲居勞逸之間。而朕不失仰

成之託於義兩得夫復何辭。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大防端揆黃門之任虛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術有餘故授之不疑渙號已行僉言惟允務稱朕命何以詞爲。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純仁國之安危寄於宰輔朕豈苟然而輕授也哉試之以事而不移斷之於心而不貳成命已出豈容復回往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獎諭敕書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張赴橫流之災所在蒙害惟吏得其人則公私賴之使者列上有司不以時聞歲月既遠予猶汝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
有敕卿拔自循良老於文學禁林之命儒者所榮往祗厥司以究所蘊。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三上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韓縝夫任天下之責者無自營之私蒙國士之知者有非常之報矧卿德望兼重體力猶強方資禦侮之壯猷焉用引年之常禮宜安厥位毋復言歸。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三上表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韓縝。朕體貌諸老。儀刑四方。假以方面之安。略其筋力之禮。如卿屢請。固無懷祿之嫌。而朕固留。宜有忘歸之意。今中外無事。民物小康。顧恐安車之榮。未逾坐嘯之樂。朕命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純仁。卿奉事先帝。義深愛君。與政西樞。論不阿世。昔聞汲黯之不奪。今見徐公之有常。參以衆言。蔽自朕志。右宰之任。非卿而誰。屢執謙詞。殊非所望。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劉摯。朝廷設三省。建丞弼。雖所治不同。至於因時立政。昭德塞違。其實一也。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遷。無足詞者。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王存。卿學足以經邦。才足以應物。更練愈久。開益居多。以積日而稍遷。顧僉言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詞爲。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宗愈。卿昔在諫垣。首開正論。出入滋久。操守不回。雅望在人。既非一日之積。歷試而用。亦自羣公之言。往祗厥官。毋替朕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趙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民。矧羌戎叛服之無常。實邊鄙安危之未決。豈以此柄輕授其人。以卿望重。搢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官。勿違朕命。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孫固。朕惟三朝老臣。義同休戚。先帝舊學。存者幾人。意其風采之聳聞。可使朝廷之增重。矧卿德望素著。寄任已隆。昔冠西樞。今貳東省。衆以爲允。義無足辭。

劄子

臣今月八日。准內批安燾辭免。轉右光祿大夫劄子降詔不許。臣竊謂人主之馭羣臣。專以禮義廉恥。若使受無名之寵。則爲待臣子之輕。今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肯見人擢用。卽以介懷。旣無授受之名。僅以姑息之政。縱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燾力詞。正爲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若除受別有緣故。卽乞明降指揮。苟於義稍安。敢不撰進。取進止。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辭免。詔書進入。

賜新除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安燾辭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安燾。卿謀國之重。歷年于茲。紀綱修明。中外寧輯。夫圖任共政。所憂者大。則久勞遷秩。亦理之常。雖固執於撝謙。恐難回於成命。往服休寵。以彰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尙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宗愈。卿更涉夷險。踐馭中外。出奉使指。而民宜之。入治天官。而吏畏之。非獨能言者也。書不云乎。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朕得之矣。卿其勿辭。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趙瞻朕之進人可謂難矣。自非耆老久次。悃悞無華。則樞機之任。不以輕授。卿之自視。何愧於斯。祇服厥官。思所以稱而已。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遷官恩命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安燾卿國之雋輔。位冠樞庭。以時褒陞。豈待功闕。而能力詢寵命。欲以身率羣臣。使廉恥相先。名器益重。勉從來請。以篤此風。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愈朕之用卿。蓋聽其言。考其行事。參之公議。而斷自朕心。可謂審矣。而卿固辭不已。朕甚惑之。夫小人以位爲寵。求之而不可得。君子以寵爲憂。推之而莫能去。自古以然。卿何疑哉。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年節詞語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伏以太族旋宮。旣贊揚而出滯。句芒司歷。方布德以緩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茆茨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粗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誠。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元祐二年二月一日

伏以齊七政於璣衡。天人並應。受三朝之圖籍。海宇來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無私。神武不殺。祖述堯舜。

歷象以授民時。儀刑文王。正家而齊天下。方肇新於歲律。宜嚮用於神休。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年節詞語元祐二年二月一日

伏以三元資始。磔禳以餞餘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道光瀉。德配周南。輔導兩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刑九御。恭儉聞於邇遐。順履三陽。誕膺百祿。妾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改轅茲始。冒寒遠涉。軫念良深。少憩近郊。復陳燕豆。

荆班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修隣好。來會歲元。久涉冰塗。少休郊館。宜頒芳旨。以勞驂駢。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夫有烏獲之力。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爲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爲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稱天下之望。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

賜新除尙書左僕射呂大防尙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搢紳才兼文武弼亮之選中外同然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爲彊如猛獸之衝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
公發議則淄青慚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
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詞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周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唐之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夫父子君臣之間光明盛
大如此載之簡策被之金石豈獨閨門之寵足爲邦國之華再省來章具陳先烈雖朕寡昧不敢庶幾於
仁祖而卿忠孝當念服勤於世官祇率厥常毋違朕命

賜呂公著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敕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與師臣共爲民表欽承明命佇聽嘉謨

賜新除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
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朕之所以中夜不
寐輟食太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旣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

然當古人之重。略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憂此三者。

賜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任賢使能。天下之公義。而辭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惟名器爵祿。朕所不敢授以私。則勞謙退避。卿豈得必行其意。所謂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稷契伊呂。德業之隆。若卿之言。朕敢不勉。請事斯語。求觀厥成。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以明哲自託。不能非獨以見君子勞謙之光。亦因以知前世用人之弊。功烈無取。誠如卿言。夫次公減於治郡。子元不如為將。非獨文獻不足。蓋其才德有偏。如卿昔在朝廷。首談孟軻之仁義。旋為帥守。專行羊祜之威信。慨有大志。似其先人。苟推此心。施于有政。則太平可望。而小節可略矣。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自昔先帝之世。屢歎才難。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羣公。長短不遺。輔相之責。苟無為國養人之意。必有臨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英雋之老。共收文武之用。惟卿篤於憂國。明於知人。灼見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毋事匹夫之廉。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宏材。久聞大政。擢升宰輔。實慰具瞻。宜速拜嘉。毋煩謙避。

賜新除依前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奉事先帝有勸學之舊與聞機政有已試之功固非躡等之遷獨恨用卿之晚勉徇大義毋事小廉

賜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向自西樞出殿落服頃由近輔入侍燕間昔有未識之恩今乃日聞其語既見君子無踰老臣當益勵於初心尙何詞於新命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金華雋老西樞舊臣與政東臺實慰輿議祇膺成命毋復固詞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蹈道深遠守節淳固雖不留於儻來之物而有志於行可之仕樂告以善勇於敢爲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學未嘗爲枉尺直尋之事夫豈有見得忘義之嫌哉毋復過詞往踐乃事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纘服之初卿言責是任歷陳治道之要以立太平之基朕欲行其言遂授以政歲月未幾紀綱略陳欲究觀心術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苟無愧於允蹈豈不賢於力辭往服官箴勿違朕命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稽參衆言蔽自朕志西省之貳無以逾卿亟踐厥官毋煩固避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志大有遠略。器博無近用。以卿忠義開濟。何施不宜。今以次遷。何足辭也。益堅無倦之意。以觀可久之業。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陛廉之增。所以隆堂奧。位次有敘。所以尊朝廷。朕旣樂得於英才。復以時而遷用。庶幾華國。非以寵卿。祇率厥常。毋廢朕命。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純忠許國。雅望在人。官以次升。義無足避。其承休寵。以副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自天官擢領風憲。下有庇民之意。上有愛君之忠。度其不以利回。是故可以大受。丞轄之任。非卿孰宜。毋復固辭。以就遠業。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人才之難。古今所病。忠厚者多乏於用。強濟者或涼於德。有德適用。如卿幾人。方觀卿謀國之良。以成朕知人之美。深體此意。往祇厥官。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雅望在人。純忠許國。旣以彙進。胡爲力詞。宜體至懷。卽膺成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君子之仕也喜於知而樂於用如卿之言結髮從仕而白首遇合則君子之用舍進退蓋亦有時矣勉行其道無失斯時苟能遇事而必爲則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將見於卿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挺然孤忠白首一節逝將力求於退避夫豈有意於進取哉特以雅望旣隆公議所在方將度才而授任固難越卿以用人往踐厥官毋違朕志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朝廷用人議論先定不次之舉非卿執宜亟服休恩毋煩固避

閣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告口宣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卿正位三公具瞻多土方資坐論以副仰成體朕眷懷服此明命

閣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告口宣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朕稽參衆庶登用俊良並建宰司同陞揆路祇承明命仰副眷懷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許諾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公著多儀以隆輔弼國之彝典自損以信君父卿之美志再閱誠言之請益彰謙德之光勉徇所陳不忘嘉歎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敕公著冊祝於廟。惟周之典。臨朝親拜。亦漢之舊。事大則禮重。禮重則樂備。古之道也。今卿遜避不居。自處以約。勉從所乞。以成其美。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孫覺卿三居諫省。皆以直聞。蓋嘗遇事以建言。志在行義。以達道。擢爲執法。實允僉言。以卿直諒多聞。而朕開納不諱。固無觀望難言之病。豈有喪失名節之憂哉。載閱來章。甚非所望。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敕許將卿敏而好學。達於從政。出殿方國。則脩儒術。以飾吏事。入備顧問。則酌民言。以廣上聽。待命北門。號稱內相。雖於卿爲舊物。實當今之高選。亟踐厥職。佇聞嘉猷。

賜許將辭免恩命。不允。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許將進以經術。當詔我以安危。來自西南。固知民之利病。渴聞議論。少副虛懷。而乃退托無能。力辭舊物。既非所望。其可曲從。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有敕。汝等憂寄之深。疆事靡盬。眷言勞動。想各平寧。體我至懷。受茲時賜。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有敕。卿等遠涉暑途。來陳慶幣。眷言徒御。久犯風埃。往錫燕娛。少休行役。

卷八

元祐三年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其一 五言

盛德初融後。潛陰未姤時。侍臣占易象。明兩作重離。

其二

採秀擷羣芳。爭儲百藥良。太醫初薦艾。庶草驗蕃昌。

其三

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愠。南風爲解無。

其四 七言

西檻新來玉宇風。侍臣茗盃得雍容。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清陰作兩龍。

其五

講徐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鑑興亡。

其六

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冰紈。坐知四海蒙膏澤。沐浴君王德似蘭。

太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 五言

漸臺通翠浪。暑殿轉清風。簾捲東朝散。金烏未遽中。

其二

日永蠶收簇。風高麥上場。朝來藉田令。菽黍獻時芳。

其三

舞羽諸羌伏。銷兵萬彙蘇。只應黃紙誥。便是赤靈符。

其四 七言

令節陳詩歲歲新。從臣何以壽吾君。願儲醫國三年艾。不作沉湘九辨文。

其五

忠臣諒節今千歲。孝女孤風滿四方。不復巫陽占郢夢。空餘仲御扣河章。

其六

長養恩深動植均。只憂貪吏尙殘民。外廷已拜臯羹賜。應助吾君去不仁。

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 五言

露簟琴書冷。瑠槃饗餌新。深宮猶畏日。應念暑耘人。

其二

萬壽菖蒲酒。千金琥珀盃。年年行樂處。新月掛池臺。

其三

翠筒初窰棟。薌黍復纏菰。水殿開冰鑑。瓊漿凍玉壺。

其四
七言

祕殿扶疎夏木深。雨餘初有一蟬吟。應將羸女乘鸞扇。更助南風長棘心。

其五

上林珍木暗池臺。蜀產吳包萬里來。不獨槃中見盧橘。時於棧裏得楊梅。

其六

閱楚遺風萬古情。湘沅舊俗到今明。翠輿黃繖何時幸。畫鷁飛鳧盡日橫。

皇太妃閣五首

其一
五言

午景簾櫳靜。薰風草木酣。誰知恭儉德。綵縷出親蠶。

其二

雨細方梅夏。風高已麥秋。應憐百花盡。綠葉暗紅榴。

其三
七言

辟兵已佩靈符小。續命仍縈綵縷長。不爲祈禳得天助。要隨風俗樂時康。

其四

玉盆沉李澆清泉。金鴨爐空爇細煙。自有梧桐郵畏日。仍欣麥黍報豐年。

其五

良辰樂事古難同。繡褱朱絲奉兩宮。仁孝自應禳百沴。艾人桃印本無功。

夫人閣四首

其一 五言

肅肅槐庭午。沉沉玉漏稀。皇恩樂佳節。鬪草得珠玑。

其二

節物荆吳舊。嬉游禁掖閑。仙風隨畫篋。拜賜落人間。

其三 七言

五綵綵筒梳稻香。千門結艾鬢髯張。旋開寶典尋風物。要及靈辰共祓禳。

其四

欲曉銅餅下井欄。鏗鎗金殿發清寒。似聞人世南風熱。日上牆東問幾年。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餽口宣元祐三年五月十日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來慶誕辰。徒馭久勞。館宇初定。宜頒委積。以示寵章。

賜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尙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敕堯俞。夙望所在。舊疾旣平。及茲言還。慰我虛佇。徒得君重。雖暫屈於淮陽。雅意本朝。寧久安於馮翊。復求自便。殊異所期。往修厥官。務稱朕命。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瓌祭文堂祭
惟王之生。令德孝恭。云何不淑。罹此閔凶。無復會朝。載惻予衷。往奠其寢。維以飾終。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漢東郡王宗瓌祭文下事
嗚呼。死生之變。賢愚莫逃。日月有時。義當卽遠。哀榮之極。禮以告終。來舉奠觴。往安窆窆。

賜守尙書右丞相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敕宗愈。朕開獎言路。通來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取衆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旣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爲疑。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宥密之司。安危所寄。雖羌會款塞。少休烽燧之虞。而夏童跳邊。猶煩箠策之馭。翻然求去。義有未安。夫以朕大烹優賢之資。豈不能助卿養志之具。足以毋廢子職。而能兼爲國謀。豈不休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許批答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乃眷西樞。實參大柄。吾欲兵民兼利。戎夏兩安。非宿業更變之臣。懼有傷財玩寇之患。卿當念

先朝委重之久。未可以親庭歸養爲詞。勉安厥官。以副吾意。

賜安燾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以舊德。首冠西樞。雅望旣隆。仰成彌重。宜安厥位。以卒輔予。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元祐三年六月一日

六月徂夏。方金火之爭。三農望秋。乏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歲之艱。自非妙覺之等。慈執拯疲民於重困。有嚴禁苑。祇建淨筵。念我憂勞。錫之膏澤。非獨起焦枯於田野。抑將掃疾疫於里閭。嘉與含生。永均介福。

後苑瑤津亭開啓謝雨道場齋文元祐三年六月五日

伏以祇畏之心。格人天於影響。覺慈之力。返水旱於屈伸。周澤載濡。農田告足。旣解蘊隆之患。庶無流潦之虞。仰冀能仁。曲垂昭鑒。

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伏以賓出日於陽谷。堯歷方頌。朝計吏於原陵。漢儀具舉。恭惟諡號皇帝。功恢禹迹。德邁湯仁。雖歲月之屢遷。想威神而如在。載瞻園寢。空極望思。

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伏以時方啓蟄。禮及獻羔。感清行之協風。忱懷思於滯露。恭惟諡號皇帝。文武緯世。聖靈在天。岱嶽泥金。未講升中之禮。荆山鑄鼎。遽成脫屣之游。永望寢園。徒增感慕。

永裕陵四月旦表本

伏以日躔昂畢。卦直乾離。物蒙長養之仁。世載文明之化。恭惟謚號皇帝。功成不幸。德範無窮。執炎帝之衡。莫追往闕。秩南郊之政。空守成規。祇望寢園。惟增感慕。

永裕陵十月旦表本

伏以戒寒墮戶。脩及於秦正。前晦行陵。祇循於漢禮。恭惟謚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農。追述養民之政。厲兵講武。敢忘經國之謀。永望寢園。益增感慕。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歷。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獻民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謚號皇帝。至仁無外。全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觀乘時之迹。昆蟲草木。孰知成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生日詔元祐三年六月九日

敕純仁。卿河嶽之靈。神明所相。載更誕日。永介壽祺。體我眷懷。受茲寵錫。

賜北京恩冀等州脩河官吏及都運運使運判監丞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藥特支兼傳宣撫問

口宣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夙夜河壖。暴露野次。屬茲暑雨。深軫予懷。往示寵頒。少慰勞苦。

撫問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河役方興。吏士在野。暑雨之除。綏御爲勞。膺此寵頒。尙加慎謹。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敕阿里骨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爲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會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旣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爲虛言

賜太中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良辰篤生元輔豈獨搢紳之望允爲河華之英今遣爾甥往致朕命受茲休寵永介壽祺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有敕乃眷賢王篤生茲日本枝之慶華萼相承宜分廢庫之良以致喬松之壽

賜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敕孫固卿圖任之舊縉紳所推難老之祥神人攸相載更良日益永壽祺申以寵章式隆眷遇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敕安燾桑弧告慶降哲輔於茲辰綵服拜嘉冠榮名於當代祗服朕命益壽乃親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已下獎諭敕書元祐三年六月十八日

敕清涼之峯仙聖所宅爰修淨供以慶誕辰再省恭勤不忘嘉歎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等旣陳慶幣。復展射侯。豈獨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良之錫。以旌審固之能。

賜殿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忠存衛上。義切戴君。爰祝壽山。克成梵供。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宗室開府儀同三司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以令德懿親。共輸誠悃。名蓋法供。虔祝壽祺。旣徹淨筵。宜加寵錫。

就驛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宴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來會誕辰。言念勤勞。宜加旌寵。特頒燕喜。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花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來舉壽觴。臨遣輔臣。往頒燕豆。仍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初柅使車。已陳慶幣。退安館舍。往錫燕觴。式示眷懷。且旌勞動。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趨庭致命。就館卽安。少休行役之勞。宜示眷懷之異。式昭寵數。往錫甘芳。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使事畢陳。還車載啓。改轅而北。弭節少留。就錫燕嘉。式昭禮遇。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敕門下皇帝嗣位于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尋如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事件令子細開具聞奏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共罄臣衷力祈慈壽爰修法會亦既告成宜有寵頒以旌誠懇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忠存廟社義篤君親嘉法會之有成祝聖齡於無極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爲國懿親助我孝治祝慈闈之永壽成法會於茲辰宜有寵頒以旌忠悃

賜皇叔楊王醴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三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以周邵之親躬任姒之養力祈壽嘏祇扣佛乘既徹淨筵宜膺寵賚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實封如故制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神闔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列大夫之風砥礪廉隅得

士君子之概。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旣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祇扈殿嚴。肅將齋。鉞子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元老在廷。百官承式。啓法筵於梵宇。祝壽嘏於慈闈。宜有寵頒。以助燕喜。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卻回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遠飭征騶。少休近郡。載惟勤勩。良極軫懷。往錫宴觴。以華歸騎。

瀛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遠聘通歡。言歸復命。改轅北道。弭節邊城。宜錫燕觴。少休行役。

賜護國軍節度使濟陽郡王曹佾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耆德。首冠戚藩。虔祝壽祺。告成法會。宜加寵賚。以助燕私。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致命言還。改轅伊始。暑雨方作。徒馭實勞。宜有寵頒。以昭眷遇。

西嶽廟開啓祈雨道場青詞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伏以二華之尊。作鎮於西極。兆人所急。望歲於秋成。穀旣日滋。雨不時霑。敢以病告于我有神。閱茲將槁之苗。賜以崇朝之澤。惟神之德。非我敢忘。

奉宸庫翻修聖字等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

伏以貨幣所藏有壞必葺。聰直之鑒既成。乃安爰仗佛慈。以綏神守。庶期昭格。永底純熙。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省表具之。試材已舊。謀帥尤艱。故以久次用人。欲其深練於事。而卿辭以錮疾。豈所望哉。速卽乃官。毋復退避。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覽表具之。環衛之嚴。節制之重。誕告多士。以長萬夫。朕輕用其人哉。確然固辭。未喻厥指。往祗朕命。毋曠乃官。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辭免恩命第三表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二十日

有敕。卿早練武經。晚著邊効。進持帥節。實允僉言。矧以次遷。無煩懇避。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元祐三年五月一日

敕。卿恪居蕃守。申遣使車。來款塞垣。恭脩壤貢。忠誠達遠。褒歎良深。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敕書

敕。卿守土西極。馳誠中華。璧馬充庭。尙識漢儀之舊。織皮在筐。聊觀禹貢之餘。載省忠勤。不忘嘉歎。

賜于闐國黑汗王男被今帝英進奉敕書

敕。汝世敦忠厚。志慕聲明。遠附奏函。亦馳貢篚。載惟恭順。良極歎咨。

賜皇叔新除徐王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八月十五日

有敕。朕始升徐方。以胙叔父。庶幾大彭之壽。罔愧元王之賢。毋復屢辭。亟膺成命。

示諭武泰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元祐三年八月十八日

敕。朕以苗授賦材勇嚴。馭衆整暇。擢爲宿衛之長。寵以節旄之榮。惟爾邦人。當諭朕意。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天皇九曜消災集福道場青詞

臣以冲眇。嗣承列聖之休。濟于艱難。實賴文母之德。臨蒞四載。勤勞百爲。畏天之威。未嘗終日而豫怠。視民如子。惟恐一夫之困窮。伏願上帝降祥。衆真垂佑。消禳災沴。永底壽康。恭陳寶籙之科。仰扣神游之館。敢祈昭鑒。下察孝心。

卷九

中太一宮真室殿爲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表

臣言仁者必壽。信惟天地之心。孝無不通。宜從臣子之欲。虔遵道範。仰扣真廷。庶同悔宇之誠。上集慈闈之福。天威咫尺。永聰明於我民。聖壽萬年。定子孫於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函生。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闢之風。遺大投艱。猥當廟社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災于厥身。敢卽仁祠。肆陳淨供。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輔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照鑒。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之沴。歷月于茲。近自都畿。遠及關輔。豈獨西成之害。將為宿麥之憂。仰止覺慈。必垂善救。普集山川之守。來登梵釋之筵。罔吝膏濡。以興焦槁。

關門賜新除徐王告口宣元祐三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望隆尊屬。德冠宗藩。改殿大邦。實諧羣議。往服朕命。以為國華。

皇叔故魏王啓殯祭文

惟靈襲累朝之餘慶。兼天下之達尊。祖送之儀。哀榮斯極。永惟宅兆之卜。未逢歲月之良。參酌時宜。遷神郊館。啓殯之始。寓哀斯文。

皇叔故魏王外殯前一夕夜祭文

惟王之生。孝友仁慈。既沒元身。舉國懷思。矧予冲眇。義兼父師。天不我遺。日月如馳。出次近郊。寓此仁祠。親奠莫及。寧知我悲。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惟靈出就外邸。二年于茲。一日不見。企予望思。矧此告終。月逝日遠。雖云近郊。寧復旋返。築室祠宮。既固

既完。雖非永歸。亦可少安。嗚呼哀哉。

賜皇叔改封徐王。顯上表辭免冊禮。允。詔。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

敕。卿大雅不羣。自得詩書之富。爲善最樂。不知軒冕之榮。既殿文邦。宜膺盛禮。而抑損之志。逡巡不居。雖莫稱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沖之福。勉從其意。嘉歎不忘。

賜皇叔改封徐王。顯上表辭免冊禮。許詔。

敕。顯錫山土田。以昭令德。備物典冊。蓋有常儀。而卿深懼滿盈。過形抑畏。一謙四益。當克永年。三命滋恭。固將有後。曲成美志。以勸事君。宜依所乞。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覽表具之。昔師尙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于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託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覽表具之。朕聞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色。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未聞四子者。以老而求退。亦未聞成王以老而聽其去也。朕雖不德。猶庶幾成王之治。卿雖老矣。獨不能以四子之心爲心乎。勉卒輔朕。無愧前人。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九月五日。

有敕者老在位華夷聳觀若聽公歸恐失民望朕命不生公其少留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略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閑慢州郡不允詔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敕曾布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屢試而用所臨有聲而況二年于茲諸將所服事既即敝人誰易卿夫擣虛攻瑕兵家常勢知難避整夷狄亦然卿若有以待之彼將望而去矣勉卒乃事毋忘朕言

故尙宮吳氏墳所祭文

惟爾之生服勤乃事逢日之吉歸全于郊式榮其終往致斯奠

西路闕雨於濟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

伏以水旱之事山川所司農服穡以有秋天密雲而不雨愧我不德瀆于有神願爲三日之霖大慰一方之望國有常報我其敢忘

撫問秦鳳路臣寮口宣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久以選掄出分憂寄疆場之重綏御爲勞宜示眷懷往宣指諭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元祐三年十一月一日

門下曾閱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情矧予藩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門內以恩掩義而公侯以國爲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要經服事古有成言非予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涇州管內

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襲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郢客卒業於浮丘辟彊受知於先帝允釐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久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談退適倚廡讀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官不可曠禮有從權苟愛君如愛親則王事爲家事勉遵舊服少屈私誠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有敕卿哀慕未衰懇辭彌力旣寒暑之一變宜忠孝之兩全勉從朕言起服乃事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將命鄰邦服勤郵傳久薄風霧少休車徒宜體眷懷式同燕衍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詔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敕昌祚卿禦侮邊庭馳神魏闕會嘉辰之獻壽納貢篚以效珍載省忠勤不忘褒歎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有敕卿等夙駕歸軒少休旁郡眷言勞勩良極顧懷往錫燕嘉以旌恩眷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夙分重寄。言念久勞。歲聿云周。王事靡盬。益加輔養。以副眷懷。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東路沿邊臣寮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敕。疆場之守。職思其憂。霜露旣凝。歲聿云暮。宜加厚愛。以副眷懷。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謝恩并賜月俸公使及賀端午節馬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昌祚卿執德宏毅。秉心恪恭。拜新渥於公朝。謹舊儀於令節。抗章來上。因物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至詞語元祐三年十月三十日

伏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黃鍾。氣驗微陽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觀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爲。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宮聲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

內中御侍已下賀太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書奏清臺。驗曆象之遼密。日移黃道。迎化國之舒長。寰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教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大任之徽音。道光千古。衣明德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燭物。慶雲可望。共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贊無爲之德。妾等猥參女職。仰奉慈顏。因來復之一陽。祝無疆之萬壽。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太后冬至詞語

伏以候氣葭灰。喜律筒之已應。課功綵線。知宮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掖廷胥悅。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應東朝。求賢審官。但有憂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

塵女職。獲奉慈顏。願先柏酒以稱觴。更指椿年而獻壽。

賜樞密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樞機之臣。社稷是衛。夙設人天之供。共祈箕翼之祥。宜膺寵頒。式助燕喜。

賜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震夙紀辰。邇遐同祝。乃眷戚藩之重。預修淨供之嚴。亦既告成。宜膺寵錫。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以衛上之忠。屬誕彌之慶。預嚴淨會。以薦壽祺。及此告成。宜加寵賚。

賜權管勾馬軍司公事姚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卿等率職周廡。歸誠梵宇。共致延鴻之祝。出於忠愛之深。宜錫珍芳。以助燕衍。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夫要經服事。出於孔門。墨衰從政。見於魯史。永惟徇國忘家之義。非有食稻衣錦之嫌。若非使卿

居之而安。則吾豈敢強所不欲。勉從前詔。往服厥官。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卿德爵與齒。皆天下達尊。服屬之隆。爲宗室祭酒。任獨高於三世。報宜異於常人。故奪情非以私

卿而服事所以徇國。義無所愧。何以辭爲。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敕蔡確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母之念。碩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貴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觀來請。有概予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奉養之意。

與龍節尚書省賜宰相以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眷我臣鄰。共茲燕喜。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鑼等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遠涉寒途。眷言授館之初。宜有勞來之禮。往加寵錫。以示眷懷。

七月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柅車就館。布幣造廷。既欣鄰好之修。復歎使華之美。就加寵賚。式示眷存。

玉津園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使節有華。鄰歡載講。既娛賓於靈囿。將觀德於射侯。宜有寵頒。以旌命中。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春朝畢會。鄰聘交馳。屬徂歲之沍寒。念遠勤於行李。往頒燕衍。以重使華。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修舊好。屬此沍寒。載歷山川。久蒙霜露。宜有精良之賜。式彰軫念之懷。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馳四牡。來慶三朝。屬此歲寒。勞於行役。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至止都門屬霜露之嚴凝念車徒之勤瘁宜伸燕衍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就驛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五日

有敕卿等畢事告旋指期言邁念征途之勞瘁迫徂歲之沍寒體我至懷膺茲寵錫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陞辭言邁念歸途之云遠復賓館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燕喜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哀迫之至言不及文覽之惻然欲從所請而宗子之衆才性各殊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非卿尤蹈忠信力行禮義以身先之蓋未易齊也少屈爾私以成吾志不亦可乎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敕宗晟卿以強起就位爲未便安而朕以徇私忠公爲未盡美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夫聖人以孝弟爲從政而卿以從政爲非孝非所聞也勉從朕命勿復固辭

賜文太師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乃眷師臣身先百辟有嚴淨供祇薦萬齡宜有分頒以助燕喜

興龍節尙書省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卿等任重樞機忠存廟社屬誕辰之薦壽脩法會以告成錫以珍芳助其燕喜

賜皇叔徐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望隆周召。德邁閭平。屬誕慶之紀辰。仗佛乘而薦祉。助茲宴喜。錫以柔嘉。

賜濟陽郡王曹佾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寵冠威藩。望隆舊德。將祝無疆之壽。故修最上之乘。既徹淨筵。宜膺寵錫。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眷我宗英。乃心王室。修彼龍天之供。慶茲虹電之祥。宜有頒分。以成燕喜。

賜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乃眷宗英。祇率藩服。慶誕辰而薦壽。修淨會以告成。宜有頒分。以助燕喜。

十日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四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造廷稱壽。率禮可觀。豈惟鄰好之修。亦見使華之美。宜膺寵錫。以示至恩。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生餼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遠持慶幣。申請鄰歡。徒馭有華。舍館方定。宜往餼牽之錫。以旌郵傳之勤。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告辭中禁。改乘北轅。屬晚歲之嚴凝。念征途之悠緬。往頒嘉燕。可復少留。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卻回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改轅北路。供帳都門。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膺寵賜。以示恩華。

瀛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回車北道弭節邊亭使事已終歸驂少憩往頒燕衍益厚眷存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出殯一夕祭文

惟靈飭躬寡過秉德不回莫克永年遂卽長夜哀榮之典國有故常死喪之戚予惟惻愴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下事祭文

嗚呼宗枝之秀罹此降災日月有時禮當卽遠奄臨窆窆肆設几筵往致予哀來歆此奠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朕之介弟生以茲辰眷棣萼之相輝祝椿齡之難老宜同慶喜往致寵頒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元祐三年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來會春朝遠犯風埃實勞徒馭欣聞入境良慰眷懷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元祐三年八月三日

敕阿里骨卿屢款塞垣願終臣節爰因貢篚益著誠心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世睦寶鄰申以無窮之好歲馳華使及茲載夙之辰閱詞幣之兼隆識情文之備至願言欣感難悉究陳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遣使爲壽旣欣鄰好之修因書見誠兼致慈闈之間侍言有次來意畢陳感懌之深敷陳罔旣

劄子

臣今日準中書省批。送到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奉聖旨。送學士院。降詔不允。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詞愈哀。且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出於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取進止。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元祐三年

敕宗晟卿致孝罔極。守禮不回。以魯衛之親。而行曾閔之事。吾深欲成人之美。遂卿之私。顧以宗臣治親。有國先務。教以道藝。時其冠昏。獎察其賢能。而訓誣其驕惰。非吾宗室之老。孰當父兄之任。其深明吾意。往服厥官。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敕宗晟君子之於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而况漢唐之舊。故事具存。如翟方進房喬之流。皆以儒術致身。不免於釋哀而謀國。近歲夏竦晁宗愨。亦以近臣奪喪。君子不以爲過。今宗正之事。止於治親。譬猶父兄訓敕子弟。豈以衰麻之故而廢閨門之政乎。卿其勿疑。亟服乃事。

賜朝散大夫守尙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堯俞卿望重本朝進由公議方卿大夫有爲之際亦士君子難得之時而卿出領郡章入佐治典席未
暖而輒去政何時而報成小疾行瘳姑安厥位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二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門下官宄之患所從來尙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間失職之吏則下有受
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
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
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
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
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許終喪制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日

敕宗晟夫衰麻之哀達於上下損益之變權以重輕雖事君均於事親而奪志難於奪帥俛聽終喪之守
以成致孝之全言念篤誠實增屢歎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日

敕范鎮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詔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
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

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箕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節馬一疋并冬節馬二疋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馮京卿坐鎮全魏。隱若長城。遠馳頌禱之心。來效駉駉之貢。眷言忠藎。良極嘉嘉。

賜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相州李珣進奉賀冬馬一疋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李珣卿宣化近邦。馳神北闕。屬茲陽月之吉。遠效王閑之良。言念忠勤。不忘嘉歎。

賜殿前都虞候甯州團練使知熙州劉舜卿進奉賀冬馬敕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劉舜卿職在分憂。忠存衛上。屬此秦正之旦。遠輸冀產之良。再省忠勤。不忘嘉歎。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就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使華遠至。春律肇新。卽卿舍館之安。昭我惠慈之眷。往陳燕豆。以樂佳辰。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瑞節華軒。來修舊好。芳醪珍寶。以薦新春。膺此寵頒。體予異眷。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使臣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旋車言邁。方改轅於北道。暫弭節於都門。昭示眷懷。少留宴衍。

賜于闐國進奉人正旦就驛御筵口宜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九日
有敕重譯遠來觀光戾止屬人正之改律樂天絃之發春宜示寵休式同燕喜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韶敕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劉舜卿汝忠於衛上遠不忘君爰因彌月之晨來效充庭之禮眷言勤篤良極歎嘉

雄州賜大遼國駕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兼傳宜撫問口宜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已事告歸柅居少憩眷言長道遠犯餘寒宜錫燕嘉以旌勞動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纈睡孟子錦被等口宜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來慶春朝眷言跋履之勤宜有珍華之錫受茲異寵體我至懷

皇太妃宮閣慶落成開啓道場青詞

伏以良辰襲吉華構一新仰荷褒崇之私得伸鞠育之報落成告備法會有嚴請命上穹馳神真聖庶精
誠之必達錫壽祉於無窮無任懇禱之至

玉津園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射弓例物口宜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三日

有敕射以娛賓抑將觀德發而命中曾不出正宜旌審固之能膺受珍良之賜

瀛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宜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已聘言還犯寒遠邁方脂車於道北復弭節於邊城宜錫宴嘉以旌勞動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卻回酒果口宜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遠璋言邁。弭節少留。念鞭轡之方勤。涉冰霜之餘凜。宜陳燕俎。以寵歸軒。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陛辭言邁。命近臣之往勞。庶遠道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宴衍。

賜中大夫守尙書左丞王存生日詔元祐四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在易之泰。與物皆春。於時良臣。生我王國。宜膺寵賚。以介壽祺。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四年正月五日

敕公孺。朕雞鳴而起。志於求助。駘背之老。未敢卽安。矧卿體力不衰。髮齒猶壯。遽有引年之請。殊乖圖舊之心。宜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呂公孺。卿將相三世。凜乎正始之風。出入四朝。蔚然難老之狀。浩穰之治。談笑而成。方觀報政之能。遽有歸休之請。公議未可。卿其少安。

撫問廊延路臣寮口宣元祐四年正月八日

有敕。卿等分寄邊陲。輯甯吏士。眷言勤勤。良極軫懷。往致朕言。各宜尙慎。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尙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致仕不許詔元祐四年正月十三日

敕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御道而遺名。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其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輒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盡用矣。激揚多士。方資雀毛之德。講誦舊聞。未卒楮

馬之業。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賜蘇頌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蘇頌。卿歷事四朝。允有一德。徒論徐公之奢儉。莫見子文之愠喜。朕既寤寐哲士。體貌元臣。方貴德齒之達尊。豈求筋力之常禮。矧卿方膺難老之錫。宜勵益壯之心。惜日有爲。古人所重。引年求去。公議未安。勉爲朕留。以慰人望。

賜濟陽郡王曹佾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理詔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

敕曹佾。卿賢戚莫二。德齒並隆。眷言朝請之勤。思見儀刑之老。謝病既久。軫念良深。推予賜告之恩。期於勿藥之喜。宜特與寬假將理。

賜西南蕃莫世忍等進奉勅書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敕莫世忍。汝守土遐陬。歸誠北闕。梯山修貢。款塞觀光。言念忠勤。至於嘉歎。

景靈宮宣光殿開啓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伏以至德難名。已立配天之極。孝思永慕。蓋有終身之憂。惟是佛乘。庶資冥福。屬弓劍上賓之日。就衣冠出游之庭。虔設淨筵。俾嚴勝果。庶超真覺。永庇含生。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允詔元祐四年二月二日

敕蘇頌。夫天以多士寧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彊。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矧卿銓綜之精。談笑而辨。勉思職事。以稱朕心。

賜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許詔

敕蘇頌天官之任老成所宜坐執銓衡有山公晚年之故事薄言煩雜獨蕭俛一時之偏詞卿其總攬綱條闊略苛細委蛇退食以慰士心

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元祐四年正月七日

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按視工揆日以修完庶就絜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鑒大庇含生

故尙服劉氏堂祭文六月八日下院

惟靈選備禁廷服勤內職逮茲淪謝良用愍傷饋奠之儀哀榮兼至

故尙服劉氏墳所祭文六月八日下院

惟靈服勤有年罹命不淑窳窳之事日月有時念爾永歸欲予一奠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宜六月十一日下院

有敕卿等各膺器使祇服邊陲眷茲靖安時乃忠力特加勞問以示顧懷

新除權禮部尙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六月十三日下院

敕梁燾卿出處以義進退以禮昔請補外朕不得已而聽其去今茲選用兼以爲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辭豈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

賜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例祇赴六參不允詔六月十四日下院

敕馮京朕以卿耆老厚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恭盡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尙復勸請雖抑抑自警知

卿有衛武之風。而僕僕亟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懷。

賜右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六月十五日下午院。

敕。大防股肱之良。與國爲重。家庭之慶。亦朕所同。適斯千獻夢之辰。均旣醉太平之福。膺予寵錫。介爾壽祺。

賜右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一日下午院。

有敕。惟茲穀旦。生我元臣。爰分服食之良。往助閨門之喜。式爲爾壽。宜識朕心。

賜皇叔徐王顯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一日下午院。

有敕。乃眷賢王。實爲社稷之衛。載臨誕日。永集邦家之休。臨遣使車。往致眉壽。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鑼等口宣。六月二十三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遠勤使節。展慶誕辰。畏暑長途。方卽安於舍館。精金良幣。宜往致於恩私。

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彥若辭免國史脩撰不允。詔六月二十三日下午院。

敕。彥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業。已奏殺青之書。自託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成命。毋復固辭。

賜皇弟大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六月二十五日下午院。

有敕。桑蓬示喜。復臨載育之辰。金幣展親。往致友于之愛。膺予寵賚。俾爾壽昌。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獎諭。敕書。六月二十五日下午院。

敕。異景靈光。久聞示化。寶祠淨供。爰膺誕彌。念此恭勤。至於嘉歎。

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彥博溫溪心馬詔七月二日下院
敕彥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狼心缺舌知獻厥誠朕以張奐拒羌之獻不如旅獒昭德之致已敕邊吏答
賜所直其馬今以賜卿至可領也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宜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抗旃遠道解鞅近郊念館舍之未安宜驂駢之少憩式頒芳旨以示眷懷

賜馬步軍大尉姚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誕辰祗慶法會告成嘉與函生同躋壽域往頒芳旨以勞忠勤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宜七月七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抗旌暑路弭節驛亭眷惟行李之勤往致珍鮮之餽膺茲寵數服我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宜七月七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飛蓋西風改轅北道喜山川之漸近忘徒御之久勞往致眷懷少留燕衍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宜七月八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圭璋致命既已講歡弓矢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華之賜以旌審固之能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七月九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義重威藩志同忠報屬誕轅之均慶嘉法會之告成宜示褒優特加寵賚

賜殿門都指揮使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七月九日下午院

有敕。誕彌之慶。海宇攸同。嘉將帥之協恭。設人天之妙果。宜均寵錫。以示褒優。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眷我宗英。志存忠報。修等慈之妙供。祝難老之昌期。嘉此精誠。均其慶賜。

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宜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嘉我樞臣。義均一體。修茲淨供。慶續千齡。不有寵頒。曷旌忠報。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宜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鄰好旣成。使華有耀。眷邦畿之漸遠。念郵傳之方勤。服我恩私。少留燕喜。

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使副時花酒果口宜七月十日下午院

有敕。鄰歡旣展。賓館歸休。宜分醴罍之醇。復致瓜華之侑。少將至意。其服茂恩。

坤成節尙書省賜宰臣已下御筵酒果口宜七月十一日下午院

有敕。忠存柱石。誠貫人天。共欣誕日之臨。旣畢祗園之會。宜頒芳旨。以助燕私。

皇帝達太皇太后迴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

星火西流。慶慈闈之誕日。皇華北至。講鄰國之誠言。旣達來音。俾修報禮。感銘之素。敷述難周。

皇帝迴大遼皇帝問候書

輅車重幣。已修交慶之儀。尺素好音。復講久要之信。屬臨素節。允迪純禧。益冀保頤。式符企詠。

坤成節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尙書省御筵酒果口宜七月十二日下午院

有敕。修佛勝因。祈天永命。既肅成於梵供。益表見於忠誠。宜有寵頒。想同燕喜。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親賢莫二。忠孝實兼。饌蒲塞於祗園。薦椿齡於崇慶。喜成法會。宜有寵頒。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已聘告歸。少休就館。卽頒燕俎。臨遣輔臣。式示異恩。以榮回馭。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方事回轅。聊茲弭蓋。念征途之尙永。加利暑之未衰。往錫燕嘉。少休徒馭。

賜宰相呂大防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竭誠衛上。體國均休。恪修西竺之儀。仰獻南山之祝。宜膺寵錫。以示褒優。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內中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來陳慶幣。克講鄰歡。載嘉遠聘之勤。宜示寵綏之意。頒茲芳旨。服我恩私。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酒果口宣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遠敦使事。率禮無違。既上謁辭。言還有日。宜加頒錫。益示寵榮。

坤成節就驛賜阿里骨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汝等來修貢篚。適遶誕辰。宜均慶賜之恩。共樂亨嘉之會。往頒燕俎。咸極歡心。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迴程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鞭轡之勞。封疆漸邇。雖勤歸念。少憩暑途。服我恩私。式同燕喜。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汝等奉琛遠至。授館少留。適遭誕辰。宜均慶澤。欽承恩渥。共樂燕私。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七月十七日下院。

有敕。卿等奉璋來聘。弭節言還。眷此暑途。少留歸馭。往頒燕俎。式示恩私。

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七月二十二日下院。

敕節紀誕彌慶。均臨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來同。嘉與朝臣。咸稱壽筭。載惟忠恪。宜有寵頒。



蘇東坡應詔集

卷一

策略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之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盡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旣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甯。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

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甯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聞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撥拾三代之遺文。補苴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鸞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葸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略第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緡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旣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驅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甯。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旣而去未數月。邊陲一作疆。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書之務。不至于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

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鬻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子于大夫，士女女子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遣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于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員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

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預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第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

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諠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

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第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漑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劫。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

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躡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

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第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耆老賢

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讖。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偃偃然抱其空器。而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權。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喙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息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

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卷二

策別第六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

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

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第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

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策別第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痛疾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

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之者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

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第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

獨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旣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于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概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別第十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不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

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卷三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其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振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旣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旣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旣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

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

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暉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

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特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矜。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尙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

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息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常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強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

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願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感哉。當之此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耒耨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并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嘗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

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亦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爲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爲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爲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爲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爲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爲之禁。而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爲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

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卷四

策別十六

其五曰。教戰守。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

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變。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

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游，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覺，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儒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

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變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彊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七。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武勇。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俱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

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羶。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獨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

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夫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入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

訓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畎畝之所蟠。犂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至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

此之時。天下霧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蔣。終日而學。鞭七人。貫三人耳。蔣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卷五

策別二十一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

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旣以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旣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旣以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益以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

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

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與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

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覺。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認認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

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夫者。以其君臣上下

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慮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隸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

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惜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欲謀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螭寔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

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卷六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

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慍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不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馨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

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馨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馨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馨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馨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

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旣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瘰，人之瘰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下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旣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爲之先。故君子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僧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卷七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强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

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

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北。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

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敍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爲後世之僭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

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卷八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矣。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

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鵠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概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北。而三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

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其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求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尙徒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

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二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有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下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讎。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讎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啄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毒。何也。授之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潼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

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至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以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

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未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所以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

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卷九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尙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潛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

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澹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

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以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

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卷十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勉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

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賦。其功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何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提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捐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

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沖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穀，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穀，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

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卽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歧嶷。文王之不勤。瞽瞍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於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堯。南收荊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

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不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尙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

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邪。

跋

蘇東坡集號稱寶華齋刻本爲最佳。然以別本較之。則訛字脫句。以及二三篇誤混爲一種。種差謬亦頗不免。茲刻雖不暇博參衆本。僅據眉州三蘇祠堂彙刻三蘇全集本以相校讎。成績已極可觀。訛誤之字。已隨文校正。雖未及一一標出。但皆確有根據。經再三考究而後定。倘非有據。則縱有可疑。亦未敢擅改。脫字脫句。因關係尤大。故不就原文逕改。而特別聲述如左。其冊頁行數皆依茲刻。

第四冊第五十九頁第十一行小注「之語」下脫詩句「退翁守清約。霜菊有餘馨。鼓笛方入破。朱絃微莫聽。」

第六冊第二十七頁第二行「達其」下脫「壅」

同冊第七十六頁第八行「十餘」下脫「錢」

第十一冊第五頁第四行「魚蟹」下脫「侔江湖」

同冊同頁第十行「務使」上脫「當」

同冊同頁第十四行「何似」下脫「土風」

同冊第六頁第五行「然舊聞」下脫「其」

同冊第九頁第六行。全集本無此七字。而有下列一段「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更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

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深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漕帥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同册第十九頁第六行「淒冷」上脫「勿復」

同册第二十頁第十六行「生細」係「蒙寄惠生煮」之誤。

第十二册第十六頁第十一行「牢落」下脫「此外萬萬以時自重。舶回。忽忽布謝。」

同册同頁第十六行「來者」上脫「攜」

同册第二十四頁第八行「不知」上脫「又」

同册同頁第十四行「沂賀」下脫「江」

同册第四十九頁第十三行「所用」下脫「者」

同册第五十頁第十一行「一國」下脫「君」

同册第六十六頁第十二行「山東」下脫「山」

第十三册第五十八頁第十一行「可以靜而不」下脫「可以」

第十四册第四頁第十四行「可」下脫「與」

同册第四十八頁第三行「如雇」係「今兩稅如故」之誤。

同册第一百十二頁第九行「故道」下脫「高」

同册第一百十六頁第一行「挺之」下脫「之」

第十五册第十頁第十一行「都數通比」上脫「各別比較。須得將上三等人。」

同册第十九頁第十行第十一行小注。係正文之誤。

同册第六十一頁第六行「湖」上脫「太」

同册同頁第十四行「出」下脫「所」

同册第六十七頁第二行「臺諫」上脫「言」

同册第九十二頁第十三行「間平之德」全集本作「河間東平之德」

同册第一百十頁第九行「乞取」上脫「由」

第十六册第九頁第一行「於廟」上脫「禘」

同册同頁第九行「夫周之禮」下脫「親」

同册第十二頁第三行「以時定」上脫「早」

第十八册第三十七頁第六行「方」字衍。應依全集本作「有既久者有」

同册第五十七頁第十六行「北」全集本作「敗亡」

其原本誤合二三篇爲一篇者。今亦不及分析。但據三蘇全集本標明如次。

第十一册第三頁第五行「辱手教」以下係另一篇。

同冊第四頁第九行「寄示奇茗」以下係另一篇。第十行「秋興之作」以下又係另一篇。
同冊第五頁第五行「謫居窮僻」以下係另一篇。
同冊第七頁第一行「某方病市人逐利」以下至「其間亦有他人文也」據全集本係上一篇餘文。

同冊第十三頁第十行「四聲可罷之」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十六頁第六行「某感時氣」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同頁第十二行「安道公」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十七頁第一行「所有二賦」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十九頁第七行「敷文宅」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二十頁第八行「天覺」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三十九頁第九行「適自局中還」以下係另一篇。

第十三冊第二頁第十二行「不知黃檗」以下應與前行連接。

同冊第七十八頁第七行「辱惠書」以下係另一篇。

第十八冊第一頁第十三行「臣聞天下治亂」以下係另一段。其前九行須低二格。

至於七集之先後次序以及行格樣式諸端則茲刻自有茲刻之體例無庸泥合亦無庸贅述焉。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九日

國學基本叢書編者謹識

